

陶  
山  
集  
二





陶 山 集  
(二)

陸 佃 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靈

陶山集  
二 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

撰 者 陸 佃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徐

# 陶山集卷九

## 經解

### 易解

凡物有掛者有象。卦掛也。故孔子釋卦體謂之象。天行健。地勢坤之類是也。有效者有繫。爻效也。故周公作爻辭。謂之繫。潛龍勿用。履霜。堅冰至之類是也。周禮于天官言懸治象。于地官言懸教象。此有卦者有象之證也。曲禮言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此有效者有繫之證也。懸者掛之也。牽者繫之也。

### 八卦解上

方近剛。圓近柔。柔非所以爲健也。圓則通。方則滯。滯非所以爲順也。天之形圓以柔。地之形方以滯。圓以柔。故其形不健。方以滯。故其形不順。雖然。天形不健。其行健。地形不順。其勢順。故乾曰天行健。坤曰地勢坤。天在道。故乾以行言之。行出于德。故也。地在器。故坤以勢言之。勢生于形。故也。夫天以剛濟圓。地以柔濟方。此性命自然之理也。王弼曰。圓而又柔。方而又剛。求安難矣。柔說而附之者麗也。剛止而并之者兼也。故艮言兼山。兌言麗澤。行而從之者隨也。存而繼之者游也。蓋氣以散相推而成風。以聚相持而成雷。存則聚。行則散。故巽言隨風。震言洊雷。起而上者作也。推而下者至也。火炎上。水潤下。故離言明。兩作坎。

言水洊至。兩物相差爲二。二物相敵爲兩。于離言兩作者。以重明相繼。而作于上也。文于象形。鳥飛而下爲至。于會意。水洊而至爲洊。于坎言洊至者。以重險相繼。而存于下故也。

八卦解下

乾言重剛。則坤可知也。巽言重巽。則震可知也。以重險言坎。以重明言離。則艮兌皆可知也。蓋天下之理。有體斯有用。有性斯有材。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坎以重險言其性。離以重明言其材。非獨如此而已也。又其以健設位高而大者。乾也。乾者體之至。以入行權稱而隱者。巽也。巽者用之至。故乾以重剛言其體。巽以重巽言其用。離者南方之卦也。南者。材之所。坎者。北方之卦也。北者。性之所。故離以重明言其材。坎以重險言其性。材則華。性則質。華則見。質則隱。故離爲文明。坎爲信。坎爲隱伏。離爲見也。夫有體以藏其性。而性足以成體。有用以顯其材。而材足以致用。則天下之理具矣。于父言體。則于母闕之者。舉陽以見陰也。于長女言用。則于長男闕之者。舉陰以見陽也。言性于中男。言材于中女。而闕于男女之少者。舉陰陽以相見也。乾也者。用天者也。坤也者。用地者也。以乾坤而推六子。則震巽坎離艮兌者。各用其形者也。離之性麗。坎之性陷。以坎離而推六卦。則健順動入止說者。各因其性者也。故以重巽而推之。則天重乾。地重坤。雷重震。水重坎。火重離。山重艮。澤重兌。從可知矣。以重險而推之。則乾重健。坤重順。震重動。巽重入。離重麗。艮重止。兌重悅。從可知矣。以重明而推其材。以重剛而推其用。則諸卦宜亦若此而已。

河圖洛書說 〔原註〕誤載  
荆公集中。

孔子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必出于河。而洛不謂之圖。書必出于洛。而河不謂之書者。我知之矣。圖以示天道。書以示人道。故也。蓋通于天者。河。而圖者。以象言也。成象之謂天。故龍負之。而其出在河。龍善變。而尙變者。天道也。中于地者。洛。而書者。以法言也。效法之謂人。故龜負之。而其出在洛。龜善占。而尙占者。人道也。此天道自然之意。而聖人之作易。所以則之者也。

策

御試策

〔案〕佃本傳。熙寧三年。廷試賦。遽發策題。士皆愕然。佃從容就對。擢甲科。此策卽其廷對時所作。

問。朕德不類。託于士民之上。所與待天下之治者。惟萬方黎獻之求。詳延于廷。誠以世務。豈特攷子大夫之所學。且以博朕之所聞。蓋聖王之御天下也。百官得其職。萬事得其序。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田疇闢。溝洫治。草木暢茂。鳥獸魚鼈。無不得其性。其富足以修禮。其和足以廣樂。其治足以致刑。子大夫以爲何施。而可以臻此。方今之弊。可謂衆矣。救之之術。必有本末。所施之宜。必有先後。子大夫之所宜知也。生民以來。所謂至治。必曰唐虞成周之時。詩書所稱其迹。可見。以至後世。賢明之君。忠智之臣。相與憂勤。以營一代之業。雖未盡善。要其所以成就。亦必有可言者。其詳著之。朕將親覽焉。臣對。臣聞聖人之王天下也。教有條理。政有節目。其爲數雖大且多。而其要乃在于任賢立本而已。蓋其

哲足以知人。然後有以任賢。其惠足以安民。然後有以立本。哲者。智之發也。惠者。仁之施也。其智能。哲其仁能。惠則其施于任賢立本之際也。無所不宜。使之以因任。責之以原省。翼修者無卑棲。器近者無遠用。而長于教者。不以典刑。審于禮者。不以司樂。此百官之所以各得其職也。道德已明。然後次之以仁義。刑名已詳。然後次之以分守。其治至于定。然後文之以禮。其功至于成。然後文之以樂。小大有秩。先後有宜。此萬事之所以得其序也。當是之時。政教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上有道揆。下有法守。朝信道。工信度。君子不犯義。小人不犯刑。所循者一理。所共者一意。而爲之上者。有以見天下之賾。又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至精之神。足以通天下之志。至變之機。足以成天下之務。其所更者。必其民之所既倦也。其所循者。必其民之所已安也。是以凡所謂精義入神。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莫不家使之同人。與之共也。而未嘗不鼓舞以盡其神。變通以盡其利。此其有所不爲。爲之而無不成。有所不革。革之而無不服也。臣聞唐虞之際。建官惟百。至夏商而二百。又至于周而三百。其員亦可謂多且備矣。然迹而攷之。官之爲農而設者。蓋特衆也。故方是時。閭有胥。族有師。與夫田畯。大夫之徒。夙夜勸相。而其相見有至誠之喜。絲事既畢。而麻事繼興。野功既訖。而宮功尋至。藏蔬于其秋。以備不給之冬。索絢于其夜。以備不足之晝。勉之如此。其至也。然不耕者其恥無盛。而其罰有屋粟。不蠶者其恥無帛。而其罰有里布。驅之又如此。其備也。而非牧之內。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旱得以聚。水得以洩。此田疇之所以關。溝洫之所以治也。當是之時。百度修而萬事理。上下治而財用足。其神德有以範圍天地之化。其聖功有以輔相天

地之宜。而所交者有道。所奉者有禮。豺獮既祭。然後漁獵。鷹隼既擊。然後罽羅設。安斧者有誅。數畧者有禁。胎不得而損。巢不得而覆。四海之內。山繁川富。區萌達。羽翼奮。夏希革。冬毳毛。各得其時。而魚麗之盛多。崇丘之高。大皆得而極焉。自晚周以來。而世所謂陰陽失序。非春而燠。非冬而寒。草木不待霜而落。昆蟲不待雷而奮者。于此之時。蓋未之有此。鳥獸草木之所以無不得其性。盡其宜。而其禮足以備。其樂足以廣。其刑足以致也。是以唐虞之際。行天道以治人。行人道以奉天。建天官以熙人績。建人官以亮天功。明之以俊德。神之以妙用。而政教之及。其遠至于暘谷幽都之方。其詳至于東作西成之事。其微至于希董鬣毛之類。其象至于日月星辰。其器至于律度量衡。而推而下之。至于有周。其治又極矣。故其齊莊有造之德。至于始笄之季女。未冠之幼士。而其戒慎無愧之行。至于漢上之游女。林間之鄙夫。有後世壯夫老婦禮義之士。愧而懼之者也。先王之往既遠矣。自漢以來。其餘澤已熄。其舊法已微。雖欲治之主。合謀之臣。固多而創法立制。庶幾于先王之意者。獨有唐而已。蓋常員定設官之制。永業限授田之法。置府衛之二兵。以寄習軍之政。設租庸調之三法。以制取民之節。此其有以宜于當世。而庶幾有古人立法創制之意。其詳可得而言者也。若夫致今之治。革弊之本末。制宜之先後。蓋陛下有天地之體。有神明之用。而方舉賢于朝。協心委誠。敦守位之仁。講理財之義。興農桑以根天下之政事。開學校以本天下之禮義。一切不惑于流俗之言。可謂堯舜之用心。而篤于自信者也。雖然。臣抑聞之。圖天下之治者。存乎意。無良法以施之。則雖有良意不能立。施天下之意者。存乎法。無良材以守之。則雖有良法不能行。陛下之意。可



謂有至誠惻怛求治之志。而其創設之法。又已良矣。惟成之以不倦之勤。待之以勿亟之漸。而擇天下之良材。盡得以任之。則所謂唐虞成周之隆。可以坐致。而彼有唐之制焉。足以參其議哉。臣昧死。臣謹對。

## 策問

太學案問

〔案〕佃嘗爲國子監直講。疑此策問。卽爲當時試諸生之作。

問。大學之道。方興未艾也。士之來學者。蓋已千數。有司爲之。并錫慶兼朝集。而地乃至更乏。別爲憩賓。溢爲待試。而人乃至更多。可謂盛矣。然竊或有疑焉。蓋諸生之從事于斯也。彌年矣。學有制。齋有規。而行未盡篤實。或至于冒戒禁。公有試。私有課。而言未盡簡。文或至于戾勸講。意者刻核太至。法有難遵。而諸生固不得已耶。意者非法之罪。諸生言失于率爾。行失于且然。而智不能自工。義不能自克耶。伊欲論古之長道。議今之圓法。因貳參合。以率于大具。而使諸生共宜之。庶幾言皆有文。行俱有實也。然其所以時措之方。未燭厥理。吾子爲陳之。可乎。

又

問。堯舜三代遠矣。區區漢唐。雖欲追古。然君臣皆卑弱。不足以堪其任。故道化政法。寂寞無聞。而先王之風。以至于今未返也。聖上閔焉。以盛德作新之。士爲之崇學校。訓經術。更選舉之具。官爲之飾府寺。增吏祿。操督責之柄。農付之常平。商委之市易。皆以興利除害。而其爲法深遠矣。又在我者潤澤之。蓋意常

嚮望堯舜三代。是所以千萬千漢唐。而無算者也。今將討論似續一二。以還先王之政。則因此數法者。須之以久。遂可以追于古歟。抑將有續終成後者。而施設之方序。有所未逮。勢有所未遑歟。夫治古遠矣。且欲追而復之。以償千世之望。則事半而功倍。正在聖時。二三子其爲言之。

省試策問

(原註)元豐八年。

問。昔之善爲士者。問學必有師。講習必有友。以論經則明。以議史則達。以立文則工。以造行則美。其磨礱陶冶之漸。非一日也。今諸生蒙被德澤。而從事于斯。固勤矣。願聞平居所以嚴師親友之義。經如何觀。而得道之真。史如何閱。而得事之要。立文曷爲而工。造行曷爲而美。其悉數之。以應有司之求。可乎。

武學策問

問。天下之理。至精無二。孫武之書。一義不容兩爲之說。而注之者。至十數家。何其說之多也。今欲集諸家之善。統異端。庶幾學者有所折衷。而衆言具在。于武之意。孰得一二。孰得三四。孰得五六。諸生從事于此久矣。當能辨之。又當有以自得之者。以發前說之所未嘗也。有司願併聞之。可乎。

又

問。天右序有宋。篤生聖上。全治所覆。從化之以文。橫勵之以武。英威俊德。度越前古。是以東懷高麗。南屈交趾。洮河以西。窮髮之北。莫不賓順。而國家間暇矣。吾子幸丁斯時。惟閒暇。故得嫻習于此。然而孫武曰。善戰之勝。無智名。無勇功。武之爲說。雖多。未有賢此者。吾子以古求之。孰有智名。孰有勇功。孰無智名。勇

功。且其智名勇功。奚自而有無也。其有與無。厥效如何。試爲言之。

又

問。材勇機智。人各有能。求其兼長。豈易得哉。有詞辯縱橫。足以屈人。而不可以決戰者。有氣俠精悍。足以摧鋒。而不可以合變者。有習知天時。而昧于伺敵之情僞。有明識地利。而拙于出奇以攻守。行師之際。用非所長。則安可以辨勝。今子之應選。固將以就功名也。其材勇之所堪任者。何事。其機智之所優爲者。何術。願罄所蘊。以陳。庶觀異日之效。

又

問。方今夷狄款附。內外無患。主上以士之或不習用兵也。學校以養之。以民之或不習于爲兵也。什伍以教之。選命將帥。修飭器械。十年于此。士有所養矣。或述其答問計數之故。智而虛實奇正之勢。未必皆知也。民有所教矣。或安于坐作進退之常法。而戰陣擊刺之事。未必皆勇也。將帥選矣。而尙慮人材之或遺。器械利矣。而尙慮法度之未盡。諸君以策應有司之求。如之何。使士于虛實奇正之勢。皆知。民于戰陣擊刺之事。皆勇。將帥無遺材。器械無遺法。其詳言之。

又

問。孫吳韜略之書。具在。子嘗學之矣。然其論兵。孰疎孰密。其合于先王之師。孰多孰寡。設此四人起于一時。其兵同戰之地。又同。各以其術決戰。則孰勝孰負。以之城守。孰堅孰脆。試爲言之。

又

問兵無選鋒曰北故古之善爲武者。後必有殿。而前必有選鋒。詩不云乎。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凡烏合之衆。易散。勝不相推。敗不相救。非若禮義之師。則突前之利。尤在選鋒一入。而以後繼之。此勝勢所以如破竹之聲。今天下無事矣。而未忘講武者。蓋求所以禦邊之策而已。方將復先王選鋒之法。而教所謂車戰。則造車必有制。行軍必有法。若爲徒若干。則其爲乘宜幾何。其爲陣宜奚若。子嘗從事。故知之。願言所以爲此之方也。

又

問古之善用兵者。豈必同哉。歸于能勝而已。故李廣簡易。而程不識繁密。子儀寬厚。而李光弼嚴整。體雖不同。皆足以取勝。號稱名將。諸生求學爲此久矣。審己之長。其志宜有所在。設爲聖時任使。則馭軍決勝。將爲簡易乎。爲繁密乎。將爲寬厚乎。爲嚴整乎。不然。其志安在。

又

問兵者百世不一用。不可一日忘也。國家承平百年。兵習久安。而惰驕。民非素教。而憚怯。數歲以來。主上以訓齊之法。新之。而精銳並出。蓋昔之惰者。今奮。怯者。今勇矣。今諸君見用于世。以制戎狄。得此兵用之。自度能幾教如何行。愛如何立。願聞其略。

又

問。學之法所以選試。諸生先之以弓馬。申之以策義者。豈誠以爲驗天下。周智全勇在此也哉。抑亦以觀諸生之略而已。今諸生應法之求。弓馬雖或優。策義雖或善。然所謂周智全勇果在此乎。將在彼不在此也。其在彼則所以養之當自何始。願聞其道。

# 陶山集卷十

制

## 翰林學士除節度使制

門下周寄軍政將皆出于命卿魯用真儒文必兼于武備乃眷詩書之師以提仁義之兵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社稷之器邦家之光才足以資修飾潤色之嘉道足以贊經綸戡定之美壯猷能決老志善圖無狐鼠進退之疑有龜蛇捍避之固早陪法從良副具瞻非獨擅制作之文抑亦窮戰鬪之事禁林甚密豈意得頗牧之才方略又新不至學孫吳之法足當闔寄以協廟謀是用築上將之壇場建中軍之旗鼓式消寇虐用遏殊方於戲韎韜作師予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于誓功祇服訓辭往膺榮號

## 宣徽南院使除河陽三城節度使制

門下天下雖安敢愆忘于武備闔外之事尤屬賴于將臣宜得真才以諧實用粵敷明命咸告大廷具官某老志善圖壯猷能決沈鷲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頃副簡求屢更煩使玉關萬里緊綏撫之才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威號素著恩信甚明作之而鼓鞶之聲謹令之而麾鉞之色倍是以殺敵推果攻無堅城戰功實多兵有常勝眷予爪士時乃虎臣比宣令猷彌膺羣望茲用錫元戎之旄鉞築上將之壇場付

以三城委之一面。式消寇虐。用勸臣工。於戲。韎韐作師。朕方勤于賞善。黃河爲帶。爾其顧於誓功。惟寬仁可以愛民。惟秉義可以報國。往膺寵命。祇服訓辭。

宗室除節度使制

門下國以宗彊。蓋本懷和之義。政由親始。實先比飲之仁。于古有稽。肆予敢怠。在書則分寶玉。庸展伯叔之親。顧禮而有朕。膳以同兄弟之福。矧茲近屬。時乃真才。惟明綽之將施。宜措紳之是告。具官某。肺腑之戚。聲聞之賢。貴而有謙。靖之風。富而無亢。滿之累。外禦其侮。絕讒罔之嫌。旁明厥思。保踐修之善。而又沈鷺而懷氣節。慷慨而志功名。敦閱詩書。究觀韜略。無俾城壞。旣宣夾輔之勞。何以家爲。更懷忠勇之意。乃付元戎之鉞。俾分大鎮之符。匪出私恩。實從公義。於戲。蔦蘿施于松柏。雖實托于之尊。葛藟庇其本根。亦惟資爾之助。往欽寵號。祇服訓辭。

邊鎮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制

門下設位語能。無重經邦之貴。敍階言極。有嚴開府之華。屬肇制于官名。尤慎班于爵號。使膺實用。爰得真才。敷告大廷。載揚明命。具官某。有剛實之德。有柔令之儀。忠孝稟于天成。文武惟其器用。玉關萬里。緊綏遠之功。金匱六韜。得經變之略。克寬外顧。式副旁求。壯矣邦家之基。居然廊廟之器。天將大任。民具爾瞻。況以久于建旄。宜進同于補袞。斷自朕志。往哉汝諧。於戲。角犀豐盈。聳四方之望。威儀赫烜。視三公之崇。體予眷懷。茂乃嘉績。亦若號叔。共修諸夏之和。無俾阿衡。獨擅有商之美。

吏部尙書除尙書右僕射制

門下伊尹格天。暨湯咸有一德。高宗享國。惟說命總百官。顧臣主之俱賢。致朝廷之旣治。將布偉績。爰告大廷。具官某。行可以鎮浮才。足以經遠中道。而立無昵于小人。當官而行。不隕于流俗。安危攸繫。左右具宜。比副明揚。屢膺器用。厥猷翼翼。深符王國之思。維石巖巖。大聳師垣之望。乃眷前王之盛。實資上相之良。燕及神人。阜成華夏。雖眇躬之莫及。或碩輔之可圖。尙濟登茲。是用命汝。爰自治官之正。使陪令席之尊。其式往欽。以經來效。於戲。黃耳金鉉。永繫調羹之才。赤芾蔥衡。益稱褒嘉之命。恭朕之詔。惟乃之休。

樞密院副承旨元宗孟可文思副使制

敕某。將事樞府。克謹奉承。厥由省官。往貳使秩。服勞于外。思稱茂恩。

皇太后遇同天節典入內東頭供奉趙諒可文思副使制

敕。〔原註〕賜詞同前。同天之澤。進序官榮。往服恩章。愈思懋勉。

西京左藏副使智誠可文思副使制

敕。疆場之臣。久勤征戍。不有勸賞。何以閔勞。遷爾一官。是爲寵數。

三班奉職周閔中可右班殿直制

敕。具官某。爾父將事公府。以能屢遷。今復累勞。盍升使秩。頗躋廉善。乞寢茂恩。是加爾官。以就清志。往維祇服。共勵忠勤。



堂後官兼提點段繼隆可承議郎時恢可奉議郎制

敕具官某爾爲公府之屬而能將事恪恭有勞可錄朕于爵賞何所愛焉敍進厥官往祇乃服

宣徽院通引官行首解中立可三班借職制

敕朕罷不職之官而宣徽院廢以爾祇事歲時頗久錫之一命其往慎哉

奉議郎蕭國鎮可降授宣議郎制

敕具官某朕順攷舊典敷同官儀凡在臣工卒從新秩爾雖罪廢猶不汝遺錫之訓詞用更位號其往祇飭尙蓋厥愆

步軍都虞候英州刺史林廣可衛州防禦使馬軍都虞候制

敕曩者瀘南之戎寇我邊鄙蠢爾匪茹敢煩王師朕命將臣討茲無赦具官林廣有勇有謀克承廟算往殄巢穴罔釋騷戰功居多無負任使擢登禦防虞度騎旅是爲休寵益務忠勤

東上閣門使王光祖可四方館使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姚兕可果州防禦使制

敕瀘南之寇負固亂常乃煩王師罪在不赦前啓後殿左右是翼惟時將帥各迪有功具官王光祖忠義秉心深入擊討蟻聚殄滅師不踰時朕圖汝勞擢司賓館其務忠報以對茂恩其姚兕朕嘉汝勞圖厥褒勸進司兵防往務忠報

宗室仲峭可贈安化軍節度使制

門下先王崇建蕃屏。無專享于文武之功。同姓分錫。脈膺庸展。親于伯叔之國。乃眷公族之茂。蔚爲王國之華。其于云亡。惻然永悼。具官某。小心而畏義。強志而婉容。頎然高明。輔以禮樂。用能帥乃舊德。光于前人。豈獨恭儉孝悌之修。沒有遺範。以至始終哀榮之極。備于歸全。日月有時。窀穸告具。其錫爾祉。以將余哀。離云飾終。特出異數。苴茅元社。易乃通侯之封。金節雕戈。畀以元戎之命。

故皇姪右千牛衛將軍可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敕具官某。祖宗之法。敦敍九族。生見褒優。沒有榮號。情協禮稱。朕用丕承。爾以近親。秉德信厚。永言淪逝。良用盡傷。褒榮飾終。國有舊典。尙茲冥漠。克享顯休。

濮安懿王孫右監門衛大將軍仲江左千牛衛將軍仲郵仲的仲葳各王詔

〔案〕此上有脫誤字。

女封邑號

制

敕朕于大臣之後。卹孤錄遺。而遺奏以爾爲請。用錫封邑。庸示褒優。思顯而親。其務祗服。

宗室仲容所生母王氏可封縣大君制

承。敕具官某。所生母王氏。靜德是將。嬪于宗室。克生賢息。似續有休。爰啓邑封。厥惟華寵。思稱朕命。其克欽承。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明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可追封英國公制

敕朕惟成王推皇考右烈考之心。而後及于文王。又推而上之。至于后稷。率禰之義。豈特王者有是心哉。

蓋王天下者。獨致其隆耳。朕欽輔臣。原其親考。尊祖之意。使伸其恩。以追榮三世。蓋非遠求也。具官某。曾祖明。含章在躬。克開厥後。積仁累慶。施及孫曾。後先相望。作我良輔。嘉謀在國。維爾之詒。有華袞章。亦既無愧。光靈弗昧。尙監茲哉。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曾祖母某氏可追封韓國太夫人制

敕。朕廣德澤。申勸輔臣。有以一身而榮三世。其生者貴。死者見封。曰惟故常。厥有宜稱。性情度數。蓋無得加焉。具官某。曾祖母某氏。有言有容。行應圖史。作合良士。家用榮懷。寶侯多祥。實始蕃祿。來毗國政。是生曾孫。朕擇爾封。莫如韓樂。尙茲休享。長佑後人。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祖用之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可追封衛國公制

敕。自古臣忠。常出于慈孫孝子。而孝子之愛其親。慈孫之尊其祖。天性厚矣。苟用人之子孫。而薄其祖考。尙何以責其忠哉。具官某。祖用之。處身恭恪。應物和靖。天篤之慶。以有聞孫。爲時宗工。恂善之效。徒封大國。尙克歆承。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祖母某氏可追封燕國太夫人制

敕。禮者因時而造。固有起于後世。而先王未之盡者。變而通之。存乎其時而已。朕卽人心。以義起禮。褒其子孫。因使死者有爵。雖古所無。豈負于禮之意哉。具官某。祖母某氏。克明靜德。休有淑聲。是與孫謀。以佐王國。載錫之地。自越徂燕。靈其有知。歆我明命。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父益贈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可追封楚國公制

敕先民有言。國人稱願曰。幸哉有子如此。君子之所謂孝也已。朕率是道以臨卿士。登用厥子。因隆其親。使名協位稱。以大國人稱願之意。具官某。父益。允修厥猷。忠孝惟寶。是產哲輔。來寧邦家。克紹德門。以永譽處。他人無一。爾有二人。錫之士田。大啓楚宇。天下稱願。豈不偉哉。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魯國太夫人制

敕古之慶賞。尙得與其鄰里鄉黨相共。矧伊親矣。可不及哉。具官某。母某氏。婉婉聽從。爰得良配。饋我黍稷。克堪厥家。媿德合善。謂宜壽考。豈嗇于厥躬。以昌嗣子。乃遷大國。于魯有休。言告幽局。尙克嘉享。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母某氏可追封魏國太夫人制

敕昔孟軻之母亡。軻祭前以士。後以大夫。蓋君子從禮。視位之高卑。與祿之厚薄。肆朕寵綏。臣工率禮不越。朝與燕坐。榮則逮親。然位有高卑。故封有遠邇。雖自我作。豈與先王異意哉。具官某。母某氏。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無所不宜。以底燕譽。均仁七子。間有俊傑。爾子安石。嘗以道相朕。贊成政法。布在四方。今更官儀。允釐庶職。維汝安禮。仍在倚毗。有蹈有知。咸迪茲訓。賜之全魏。軻母是光。尙茲淑靈。克享榮報。

中大夫守尙書右丞王安禮妻某氏可進封魏郡夫人制

敕禮之爲道。取稱而已。故夫尊于朝。妻榮于室。厥有彝訓。朕敢弗循。具官某。妻某氏。興自慶門。來嬪顯族。慈從婉聽。習熟見聞。茂厥壺儀。靖嘉維則。勵相君子。作我輔臣。粵新官名。使贊其始。大啓爾郡。用齊褒榮。

陶山集 卷十

尙昌而家永宜象服。

一六

# 陶山集卷十一

## 敘論

### 神宗皇帝實錄敘論

上聰明睿廣臨政英果而將之以慈仁敬事兩宮篤于誠孝遇諸王宗室甚友愛慈聖光獻太皇太后上賓宮中自行三年之制後歲時酌獻別廟每至繼仁殿卽感哭流涕哀動羣臣雍王顥曹王顥請居外第章數十上弗許至太后爲言之猶累年而後可加以聖學高遠深知道德之意每論經史多先儒所不到雖兵書律令無不貫達至于舟車宮室器械之制亦極其妙百官賜見顧問各以其職常出人意表多不能酬對然上恐其失次輒顧而言他終不面窮之也熙寧之初銳意求治與王安石議政意合卽倚以爲輔一切屈己聽之更立法度拔用人才而耆舊多不同于是人言沸騰中外皆疑雖安石不能自保亦乞罷政事然上獨用之確然不移安石性剛論事上前有所爭辯時辭色皆厲上輒改容爲之欣納蓋自三代而後君相相知義兼師友言聽計從了無形迹未有若茲之盛也及安石罷相上攬綱柄而自爲之益加勵精因任原省賞罰有序旁延俊茂與之立功而政治文學法理之臣各以其彙進得盡所長雖拳勇之士亦皆作使士有獻書闕下往往朝奏暮召拔之常流之中而獎用之雙日一御講筵雖風雨不易禁

中觀書。每至夜分。遇休假。猶問御便殿。訪政事。日昃或不遑暇食。至兩宮遣人趣之。侍臣有以爲言者。上曰。朕享天下之奉。非嘉勞惡逸。誠欲以此勤報之也。在位雖久。未嘗御賞花釣魚之會。其幸西池。與民同樂。亦纔一二至爾。是以羣臣悚惕。奔走赴功。百度齊而萬事理。勸農桑。興學校。講禮文。議音樂。修令式。定歷象。正官名。申軍政。下至道家齋祭科儀。亦皆有法度。一日執政事已。語及淤田之利。上曰。大河源深流長。皆山川膏腴。汎浮滲漉。漑灌民田。可以變斥鹵而爲肥沃。朕遣中使往取淤田之土。自嘗之。極爲細潤。輔臣恭聽德音。皆以爲上之愛民。博求物理。精意如此。雖炎帝之嘗百草。禹之辨庶土。唐文皇之吞蝗。殆無以過也。交人犯塞。命將討伐。旣克廣源州。知桂州趙高。以爲歲用戍兵三千。十死五六。可以守禦。上曰。朝廷比以乾德犯順。焚劫三州。故興師討罪。郭逵不能翦滅。垂成而還。今廣源瘴癘之地。我得之未爲利。彼失之未爲害。一夫不獲。朕尙憫之。況十死五六耶。河北緣邊。安撫司嘗言邊民王習于北界市到馬。尋牒送順義軍。訖。上曰。時間北界知賣馬人名氏皆寘極典。全家遠配。茲亦可惻。自今如北界無移文根究。卽差人夜放界首。其獲到人。毋令通析賣馬人名氏。及所居處。免令屠戮蕃民。若高麗于闐諸國。皆務以德懷之。梯航而至。無虛歲。平居亦間言兵。然非羣臣所能望也。每邊奏至。處畫常中機會。號令諸將。多下手札。詞協事稱。皆粲然可觀。故平瀘戎。闢洮隴。南征交趾。西討靈夏。威聲所加。震疊海外。常惋憤敵人。偏強。久割據燕。慨然有恢復之志。聚金帛內帑。自製四言詩一章。曰。五季失圖。獫狁孔熾。藝祖造邦。思有懲艾。積帛內帑。幾以募士。曾孫承之。敢忘厥志。每庫以詩一字目之。旣而儲積如丘山。屋盡溢不能容。又別

命置庫增廣之。賦詩二十字。分揭其上。曰：每虔夕惕心。安意遵遺業。顧予不武姿。何日成戎捷。其規模宏遠如此。迨元豐間。年穀屢登。積粟塞上。蓋數千萬石。而四方常平之錢。不可勝計。餘財羨澤。至今蒙利。嘗語侍臣曰：善爲師者。無智名。無勇功。自周以還。惟漢高祖爲近之。若魏武。可謂有智名。若項籍。可謂有勇功。然皆不能一天下。竊觀聖謨博大。豈嘗須臾少忘藝祖之志哉。嗟乎。天不少延。不及宣究駿功偉業。以竟一代之能事。然在位十有九載。積精會神。與爲建立。所以作人經世之略。亦足以度越漢唐。追迹三代矣。況復謙沖退託。去華務實。終辭尊號。弗受抑盛德之舉也。然則廟號稱神。姑徇天人之意爾。

## 序

### 爾雅新義序

萬物汝固有之。是書能爲爾正。非能與爾以其所無也。名之曰爾雅。以此。莊子曰：中無主而不正。外無正而不行。舊說此書。始于周公。以教成王子夏。因而廣之。雖不可攷。然非若周公子夏不能爲也。故予每盡心焉。雖其微言奧旨。有不能盡。不得謂不知者也。豈天之將興是書。以予贊其始。譬如繪畫。我爲發其精神。後之涉此者。致曲焉。雖使僕擁篲清道。跂望塵躅。可也。

### 鷓冠子序

鷓冠子。楚人也。居于深山。以鷓爲冠。號曰鷓冠子。其道踏駁。著書初本黃老。而末流迪于刑名。傳曰：申韓。



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礫少恩。而原于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謬。不可攷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閱之。故爲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攷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鬻子序

鬻子名熊。楚人也。九十適周文王。曰。先生老矣。對曰。使臣捕獸逐麋。則熊老矣。若使坐籌國事。臣尙少焉。文王師之。著書二十二篇。實諸子濫觴之始。今十有五篇者。蓋闕而列子天瑞篇稱熊曰。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其力命篇。又稱熊語文王曰。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者。卽南華藏舟。鳧鶴之義也。而今其書無之。則熊之嘉言要旨。亡者多矣。可不惜哉。文字脫謬。爲之校正四字。增者七。減者八。注百有五十二字云。

送李秦叔序

二南之詩多矣。而召南之王道成于騶虞。周南之帝道成于麟趾者。蓋國君之尊。至于仁賢。公子之貴。篤于信厚。而後關雎。鵲巢。道化德教之應。極焉。何則。富貴之族氣驕。貧賤之士志苦。逸樂之習難移。憂勤之性易感也。是故好德樂道之士。出于憔悴枯槁之家者多焉。至若高明之裔。累世貴達。非夫篤信而好之。

者則不足預此也。真定秦叔故宰相文正李公之家也。宰相之子翰林。翰林之子尙書。相繼而貴。蓋三世矣。真宗皇帝以爲宋之世家。嘗于從容語翰林曰。卿之保守門戶。如朕之保守社稷也。其家世如此。今又有秦叔焉。秦叔好學樂易。氣質混然。如渾金璞玉。而又以遠器望之。與人無疑喜。喜客。典衣延之。與其妻無明日之飯。不顧也。以此其志意。使不爲理。不爲事。蔽以明擇其始。以剛保其終。而遂能成就其才。則尙書之後。保翰林之門戶者。斯在秦叔矣。官于會稽。與予遊相好也。既別。姑道此以勉之。

### 書後

#### 書王荆公遊鍾山圖後

荆公退居金陵。多騎驢遊鍾山。每令一人提經。一僕抱字說前導。一人負木虎子隨之。元祐四年六月六日。伯時見訪。坐小室。乘輿爲予圖之。其立松下者。進士楊驥。僧法秀也。後此一夕。夢侍荆公如平生。予書法雲在天。寶月便水。二句。便初作流字。荆公笑曰。不若便字之爲愈也。既覺。悵然自失。念昔橫經座隅。語至言極。迨今閱二紀。無以異于昨夕之夢。人之生世何如也。伯時能爲我圖之乎。吳郡陸某農師題。

#### 書王文惠公詩後

山陰陸某。嘗觀如公德字。固相度也。猶欲留此。示有命焉。然世之人。塵迷狗苟。以幸富貴者。何哉。元祐庚辰十月二日。

記

越州寶林院重修塔記

於越有山焉。嘗飛而至。其名爲寶林。有靈鰻岫。居禱早輒雨。山雖不甚高。而花木蕭閒。自然出于塵垢之外。吳越春秋云。范蠡初作月城。缺西北。此峯一夕飛至。實瑯琊東武海中山也。蓋三神山俱在渤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而羣仙據之。昔嘗有飛者。茲山豈其類耶。疑以仙聖久居。亦舍不死之藥。因以仙去。故能乘風凌虛。輕舉而至此。不然。何以能飛也。越人以儲茲山之粹。固多奇秀。有仙國之餘風。而其陰功著在福庭。煉丹辟穀。幾換金骨。若余大父是也。某獲承遺緒。槩聞其一二矣。故常希跂聖眞。而屢至其寺。觀所謂鰻岫。錫痕。巨人之迹。爲之躊躇四顧。以想像三神山于此。已而登其塔。高雲不遠。簷咫尺。俯瞰闌闔。若累塊積蘇焉。越人瞻之。遙以起信。蓋乾德中。漢南王之所造也。熙寧十年。八月丙申。其寺與塔俱焚。光影所照。其形燭天。鳥皆夜鳴。逮曉。一木無遺者。山勢斗輕。更欲飛舉。而城郭氣象爲之荒涼。居無何。廣平侯程公來領州政。目無全事。百廢俱興。而有多餘之閒。升鹿麗龜。望之悵然。且思有以復之。自其塔始。而宰官比丘與其州人。莫逆公意。于是良木之施雲如。椎鑿雷如。斧斤風如。自春迄冬。費幾萬緡。而嚮之烟燼之餘。已爛然金碧。與日星爭麗矣。何其速也。蓋公自少年已擢顯科。治外處內。四紀于茲。天下稱其才焉。今雖老矣。而謀國尙壯。如獲興事造業。更以協濟神明之運。某將爲公識其大者。然則一塔之敏。尙其餘。

事也。

台州黃巖縣妙智寺記

佛出西方。不知幾千萬里。其書之契理會道。與中國聖人之言一。又其神靈之寓。光景著見。若今峨眉天台。感觸之異。非獨中州之人聞而趨之。雖西域。其徒亦累譯而至也。與道家之說蓬萊方丈。乃在煙海渺茫荒忽不攷之外。異矣。黃巖遠邑也。其鄰天台。其俗無貴賤。大抵嚮佛。雖屠羊履豕。牛醫馬走。漿奴酒保。泔澆之家。亦望佛刹輒式。遇其像且拜也。以故學佛之徒。飾宮宇爲莊嚴。則吝者施財。惰者輸力。僣者獻塗。吵者效準。豐者與之磨礱。而土木之功。蒼葑赭堊之飾。殆無遺巧。然其最佳曰妙智寺。蓋建隆中。僧南惠之所造。迨今百年。繼者非一。而卒成之者。如吉也。余聞之也。夫所謂妙智者。佛之所知是也。疏觀泛應。無適而非真。可得而不可求。可知而不可授。雖母欲以與季不能也。蓋智難口傳。妙須心解。如此。今以名其寺。如吉與其徒。託而居之矣。當知是也。彼世之人。舍是弗圖。而逐逐于外。以事莊嚴。則雖飾以金銀。絡以珠玉。譬猶蜃噓成樓。半出霄漢。其彩五色。終非實相。如吉善住持。置田數百畝。延十方衆以爲無窮。永久之賴。邑人多之。而余兄嘗宰是邑。言其善。故與爲記。因附以所聞。使刻諸石焉。

永慕亭記

熙寧三年。予之同年友。衢梁陳君澤民。會葬其親于州南龍塘之原。而屋其墓之南嚮。以致孝饗。而命之曰永慕之亭。謂夫榮祿之不逮吾親。而恨慕于此亡窮也。其後二年。書走京師。屬予記之。而敘以書曰。沐

天不與幸。嘉祐中。先妣棄諸孤于齊。先妣之憂未禫。而先君如京師。捐館舍。先君之禍又未祥。而先大母復棄諸孤于齊。首尾四年。三遭大變。護持重喪。千里旋反。而先君客殯。未克東也。居五年。沐天與幸。既中第矣。始克奉先君之柩以歸。三親之喪。雖畢集。鄉里未顧。何有一坏之士。以封瘞也。西安徐氏。閔沐之貧。無以葬。以其地與之。于是沐之志遂焉。蓋扶舁之艱難。經營之勤苦。至于如此。此沐之所以屬吾朋友以記也。余聞之也。自王者之迹熄。而澤亡。南陔白華之詩。不作于世。而先王之美俗。敝矣。事親者。齋無以潔身。戒無以養志。廉恥衰陵。孝友微缺。而其末流。以至于今。猶在也。澤民于是時。乃不易乎世。而自拔于常流之中。祿不逮親。而懷無窮之慕。其孝可謂至矣。使澤民由是焉。擴而充之。則南陔之養。今雖無所及矣。其所謂白華之潔。而以事君則忠。以事長則順。終於陰。可以通神明。而陽足以厚風俗者。將在于茲。此予之所以記也。

適南亭記

會稽爲越之絕。而山川之秀。甲于東南。自晉以來。高曠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餘杭始盛。而與越爭勝。見元白之稱。然杭之習俗華媚。善占形勝。而丹樓翠閣。輝映湖山。如畫工小屏。細巧易好。故四方之賓客。過而覽者。往往後越。夫越之美。豈至此而窮哉。意者江山之勝。雖在。而昔賢往矣。距今千歲。幽深寂寞。殆有鬱而不發者也。熙寧十年。給事中程公出守是邦。公吏師也。所至輒治。故其下車未幾。弗出庭戶之間。而政成訟清。州以無事。乃與賓客沿鑑湖。上葢山。以尋將軍秘監之跡。登望稍倦。未愜公意。于是有以梅

山勝告公者。蓋其地昔子真之所居也。今其少西有里曰梅市。其事應史公聞往焉。初屆佛刹。橫見湖山一面之秀。以爲未造佳境也。因至其上望之。是日也。天和景晴。竹莖尙疎。木葉微合。峯巒如削。間見層出。公曰。此山之佳處也。已而北顧。見其煙海杳冥。風帆隱映。有魁偉絕特之觀。而高情爽氣。適相值也。夕陽在下。不得已而後去。其山之僧川和者。契公之意。因高構宇。名之曰適南。蓋取莊周大鵬圖南之義。暇日以衆飲而賞焉。水轉挹轉清。山轉望轉碧。而俯仰之間。海氣浮樓臺。野氣墮宮闕。雲霞無定。其彩五色。少頃百變。殆詞人畫史不能寫也。于是闔州以爲美觀。而春時無貴賤皆往。又其風俗潔雅。嬉遊皆乘畫舫。平湖清淺。晴天浮動。及登是亭。四眺無路。風輕日永。若在蓬萊之上。可謂奇矣。然則所謂餘杭者。未必如也。公蘇人也。自其少時已有詩名。咳唾成珠。人以傳玩。則摹寫物象。道所難言。其在公賦之乎。雖然。公之美志。喜于發揚幽懿。豈特賁一山而已。凡此鄉之人。藏道蓄德。晦于耕隴。釣瀨。屠市卜肆。魚鹽之間者。正仰天子仁聖。拔用忠賢。夢想多士。斯可以出矣。庶幾託公之翼。搏風雲而上哉。



# 陶山集卷十二

書

答陳民先都曹書

辱書。問以所疑。某亦疑者。嘗試言之。足下其擇焉。蓋召公有詩。周公無之者。公。聖人也。聖人無名。故周南之詩。美不于文王。于其后妃而已。譬如傳神畫眼。眼似而神從之也。小星。衆無名星也。以況賤妾。則三五在東。維參與昴。固夫人也。于陽星言其數。數陽也。于陰星言其名。名陰也。數對象則爲陰。對名則爲陽。譬如編氓。甲在其東。則乙西鄰也。若丙又在其西。則昔之西者。今東矣。蓋先王取義。隨物轉徙。非一端而已。至于柏舟。不言父者。女比于母者也。堯典四星。獨于南方言火。言火于南方爲宜。故也。秋言毛毳。冬言毼。毛者。孔安國謂毼。理也。蓋秋鳥獸之毛尙淺。毼不勝毛。故視之則毛。徐而察之。則毼也。至冬而盛。毛不勝毼。視之則毼。察之則毛也。此與春秋六鷁五石之辭。略相類。先王之法言多如此。故曰五石六鷁之辭不設。則王道不亢矣。舜典言嶽。獨東言岱。言巡守。獨北言朔。朔言終。則有始也。岱言代。則有謝也。于時之始。言代。則有謝。于方言終。則有始。亦言之法也。如初以著四時之同。是以不言南也。且北方陰陽具。故北一名朔。朔陽也。北陰也。豈特此也哉。物有玄龜。鱗蛇藏有左腎右命。至于卦。又謂之習坎。習重也。是以天子



之立也。左聖鄉仁。右義備藏。蓋藏玄之所在也。至無而供其求。時聘而要其宿。實在于此。故文兩人相背爲北。象兩已相背爲馘。古之人皆訓誥。不必親相與言也。以文與象示之而已。噫。言道而至于此。亦不可以容聲矣。若夫寅賓。寅餞。足下所謂先王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是也。夫運精神。動心術。以道格之。雖尸居衽席之上。可以騎日月也。況賓而餞之乎。以此讀書。蓋有大者焉。非徒析毫解縷而已。方今學者之病正在此。殆所謂繩上生蛇者也。足下有美才善質。誠能運精神。動心術。求其大者。豈遠乎哉。嘗聞九方臯之相馬曰。牝而黃。馬至。乃牡而驪。伯樂喟然太息曰。是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蓋神之所會。得其精微。而遺其麤。麤學乎學。誠如臯之所觀。雖以成變化可也。故曰。千轉萬變而不窮。魯國儒者一人而已。某迷謬日久。所論尙不中。願更疏示。

答周之才書

某頓首。近辱手筆。問我以疑。區區多故。不卽爲報。實用愧惕。蓋天子之巡守大禮也。故凡大山川。于其所過。則祀之。于是時。則歌般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于其所至。則望之。于是時。則歌時邁之頌。以祭焉。故其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蓋過而祭之。則非至也。臨而祭之。則非望也。故般之序言祀。四嶽河海而已。不言告至。又不言望。與時邁之詩異焉。非柴止于一詩。而望有二詩也。若夫柏舟曰。言仁而不遇。獨稱言者。疑若有意。樛木之序曰。言能逮下。酌之序曰。言能酌先祖之道。而北門又曰。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如此者衆矣。不皆有意。似無說也。古之言九州。禹貢始于冀。終于雍者。此禹之治。澤水

先後之序也。周官始于揚，終于并者。此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也。蓋以古攷之，言海岱及淮惟徐州，而後言淮海惟揚州，言荆及衡陽惟荊州，而後言荊河惟豫州，則所謂始于冀，終于雍者。禹之治潯水先後之序決矣。以今推之，揚之地在青之下，徐之地在并之下，則所謂始于揚，終于并者。周之列率土大小之序，似矣。爾雅九州之序，則以夏周攷之皆不合。郭璞以爲蓋殷制也。言蓋者，璞亦疑之。則其真不可得而攷矣。闕之可也。蓋君子于其所不知，雖不敢忘闕，亦不可強通也。書曰：佑賢輔德。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賢德孰爲而分者？蓋德者德而已矣，賢則又兼其行也。記曰：君子恥有其德而無其行，蓋有德而無其行者有矣。未有有行而無其德者也。詩曰：肅肅兔置，椽之丁丁。而序詩者以爲莫不好德，赴赴武夫，公侯干城。而序詩者以爲賢人衆多，此一證也。又書曰：佑賢輔德，顯忠遂良，遂不如顯之重，而言忠在良之上，輔不如佑之重，而言賢在德之上，此又一證也。賢德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易曰：正言斷辭。又曰：其辭文，其言曲而中，言辭孰爲而辨者？蓋成句謂之言，成章謂之辭。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則成句謂之言，明矣。乾之彖曰：大哉乾元，云云。坤之彖曰：至哉坤元，云云。而孔子謂之彖辭，屯之六二曰：屯如遭如，云云。晉之初六曰：晉如摧如，云云。而孔子謂之繫辭。則成章謂之辭，又明矣。言辭之所以有辨者，如此也。孔子之論顏子曰：其殆庶幾乎者，此如先生之誌深甫曰：其于爲雄，幾可以無悔也。言殆而又言庶幾，則顏子之于庶幾，纔近也。言幾而又言可以，則深甫之于可以，纔近也。君子之所以品藻無者，不敢誣，有者，不敢略。蓋如此。夏官之職，方，言貢而無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政，因賦而貢者也。故

以法取之不責于所無。不恕于所有。所謂制其貢。各以其所有者是也。秋官之大行人。言貢而有遠近之限者。此先王之爲教。因朝而貢者也。故以教取之。而使近者貢以尊。遠者貢以卑。所謂侯服貢祀物。要服貢貨物者。是也。莊子曰。德兼于道。卽老子所謂天法道也。莊子曰。道兼于天。卽老子所謂道法自然也。蓋自然者。天中之天也。郭象曰。天者自然之謂。而河上公曰。天中復有天。某取之。希聖以爲聃周之此言。宜若不同。乃如某所學。則惟聃周之此言。宜若不異也。又蒙謂某在越爲學者說詩。而不及聽見慕。此似希聖惑于妄者之傳。而殆非相悉之辭也。孔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古之教者如此。孔子之弟子又記子路未之能行。不欲有聞。漆雕開未之能信。不願有仕。古之學者如此。而今之不善教學者。多反此。好名者。以說書爲德。好利者。以說書爲功。而隨之學者。聞之于不問。聽之于不思。適如風之過耳。常自皮外而去。豈足以美七尺之軀哉。此正荀子所謂口耳之學者也。教者。道之所以不尊。學者。功之所以不倍。由此之故耳。故某在此。未嘗爲人說書。而亦欲希聖慎之也。然不與希聖相見。旣久矣。恐所論尙不中。有所見焉。幸教我。蒙許見臨。願如前約。予日望之也。未聞保重。

答李賁書

某頓首。李君足下。前辱臨訪。以書爲賜。其言及于微妙之學。而乃許不肖謂能知之。且將就學以取正焉。此有道者之所畏。而非足下之所以望某也。適居鄙疾。不獲面造。慚惕慚惕。雖然。足下之意勤矣。某雖不敏。而幸亦槩乎有聞。聊相爲言之。不敢默默而已也。蓋君子之學。有體有用。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

體。而古之聖人本數末度。足以周上下。圓神方智。足以盡往來。而蹈常適變。莫逆于性命之理者。如此而已矣。故二帝三代之士。有得于聖人之道。而仁足以教者。必告之以此。有求于聖人之道。而智足以學者。亦必問之以此。自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夫子沒。而大義乖。道德之體分裂。而天下多得一體。諸子雜家。各自爲書。而聖人之大體始亂矣。故言體者。迷于一方。言用者。滯于一體。其爲志雖篤。其爲力雖勤。而不幸不見古人之大體。長見笑于大方之家者。由此也。嗟乎。道之不一久矣。而臨川先生起于弊學之後。不向于末僞。不背于本真。度之以道。揆持之以德操。而天下莫能罔。莫能移。（案）莫能移上文原闕二字。故奇言異行。無所遁逃。而聖人之道。復明于世。某亦幸當此會。而偶獲承教于先生之門。其所謂君子之道。體不欲迷。一方用不欲滯。一體嘗聞其一二矣。故四方之士。有意于某。而以此問者。未嘗不以此告也。況足下之質。有可以受于道者。又挾鄉里之契。而其意且至焉。則某之所有自非所無者。安敢有惜于左右哉。蓋孔子去魯。事與齊不同。君子之道。所以待父母國者。與他國實異也。鄙疾方愈。未可以出風。尙阻造謁。姑道此以爲謝。足下諒之而已。

答史仲至書

某啓。爲別久矣。引企友益。無須臾之頃。不在此。辱承手筆。因小官役役多事。益以無聊。此涉人間世者之所常然。而勢有不可如何者也。蓋古人所謂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而不如意十常八九者。正類此爾。惟君子達于性命之際。故分內之常。可以義處。而意外之變。可以理遣也。如吾仲至。有受道之質。而

言足以守中。行可以鞭後。使少加意焉。則養之于四十。可以不惑。縱之于七十。可以不踰。而所謂下學而上達。于性命之際者。是不難也。何至于乎三十而無立。五十而無聞乎。卑辭之及此。亦已太巽矣。某承乏于此。行將成攷。四方之士。問足以起予。辯足以助我者。日益以至。蓋後生真有可畏者。非特可愛而已。迺如所謂使追之者。躍如。視之者。瞠若。則予豈敢。此朋友借譽之過耳。雖然。某也從事于斯。不爲不久矣。課老易之無而責有。溫詩書之故而知新。所謂性命之天理。道德之仁義。雖不盡曉。然不可不謂槩乎其嘗有聞者也。顧未知何時復獲瞻際。坐吾仲至。以發予之狂言。庶幾如不動之質。而以妙斲施之。害之者蠅若。運之者風如也。未間千萬。以道自愛。

答宏姪書

所問禘祫。猶當如前說。但用致夫人前說恐誤。夫人左氏所謂哀姜是也。吾姪疑詩亦右文母。恐于禘而祭天爲礙。蓋詩言後世推先王所以右考妣之心。于是乎有禘耳。于禘而祭天。奚礙。吾姪又疑禮喪三年不祭。惟祭天地社稷爲越。紼而行事。恐于既練而後祫爲礙。蓋喪三年不祭。謂外事不祭耳。于練而後祫。奚礙。且新主卽廟。與其祖妣合食。固禮之情也。仁之實。親親是也。義之實。尊尊是也。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故曰期而祭。禮也。期而除喪。道也。道進于禮矣。夫事師者。不疑而悅。回也是也。疑而不悅。由也是也。回也不疑。殆不若由也之疑而不悅。有以觸師使言也。吾姪勉之而已。

答崔子方秀才書

(案)子方涪陵人。流寓淮南。時尙新學。子方三上書請復春秋。不報。遂不應舉。所著有春秋經解。本例。例要。三書。見陳振孫書錄解題。

崔君足下。僕與君一在揚州之南。一在其北。惟是雞犬不相聞也。又平時未嘗有交臂之新。半面之舊。惠然貽書。問我以春秋何耶。豈非足下與僕氣同聲比。不待相見而相知也。春秋。孔子自爲之書也。辭雖數萬。其指數千。褒貶繫片言隻字。而萬物之聚散皆在焉。雖游夏不能贊一辭于其間。逮今千有餘歲。未有能精之者也。若陸渙纂例。近時孫復發微。學者頗宗焉。渙于經固疎。而復爲疎尤甚。昔常秩謂發微動輒有罪。商君之法耳。非聖人忠恕之道。王回以秩爲知言。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又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也。知此則知春秋矣。蓋春秋撥亂以今責今。彼善于此。則可知矣。而發微以王責霸。是不知論其世之蔽也。故余每患學者宗復。無所折衷。竊嘗盡心焉。頗見聖人之旨。一。二。惜夫荆公歿矣。不得而證也。今足下好學善問。有意于我。聊相爲言之。夫經一而足。春秋之傳。不係舊史。存否可知。若聖人作經。又待魯史而後傳。是二而足也。故曰。春秋甚幽而明。無傳而著。其設方立例。不可以一方求。亦不可以多方得。譬如天文。森布一衡一縮。各有條理。久視而益明。易曰。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豈獨易也哉。故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例。要在變而通之焉耳。然則說者曰。春秋無例。誰歟。春秋無褒。誰歟。春秋不過數十事。又誰歟。若夫荆公不爲春秋。蓋嘗聞之矣。公曰。三經所以造士。春秋非造士之書也。學者求經當自近者始。學得詩。然後學書。學得書。然後學禮。三者備。春秋其通矣。故詩書執禮。子所雅言。春秋罕言以此。(案)安石不以春秋取士。至謂爲破爛朝報。獨此論甚正。疑未必出自安石。或似欲爲師

短其  
週護其

由是觀之。承學之士。驟而語禮。不知其本也。驟而語春秋。不知其始也。倒經而言。逆而說者。人之

所教也。安能教人。至于三傳得失。公羊于經爲精。穀梁次之。昔仲舒學公羊者也。公羊能使仲舒三年不窺園。乘馬出入。不知牝牡。則其所得。始非十之二三也。足下更博攷而深求之。譬如食稔。其味在後。嗟乎。百年人之大期也。至者萬無一二。中分百年。余已半。聰明非復前時也。惓惓之意。不敢以虛辱。恐所論尙不中。足下擇焉可也。餘非面論不能悉。

# 陶山集卷十三

啓

## 及第謝啓

宗官奏籍。遽冠于英游。天子臨軒。復躋于異選。退循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器務并容。義敦善誘。致茲庸瑣。獲預甄升。誓殫補報之勤。用答題評之厚。其于感愧。罔罄敷宣。

## 及第謝二府啓

奏籍省闈。偶居于前列。試言宸陛。復玷于上游。祇荷寵靈。切深震慄。恭惟得士之實。要在取人之難。漢魏以還法。不如于三代。隋唐之際。弊尤甚于兩京。篆刻相高。風流寢薄。維聖王之嗣歷。邁治古以搜賢。煥乎其有堯文。粲然而興周道。迨臨軒之覆試。改射策以甄收。于一朝俄忽之間。去千載因循之弊。宜獲士林之秀。庶諧賢路之求。苟屬非才。曷符羣望。如某者。稟生椎魯。趨世拙疎。清白遺孫。幸緣于祖慶。詩書教子。復恃于親嚴。道之真治身。竊嘗有意。古之學爲己。終冀無慚。因迫勢于貧窮。遂強顏而干進。瓦礫輒巧。糠粃忽前。猥自下陳。擢居異等。靜言忝冒。實有夤緣。此蓋伏遇某官。宏業經天。精忠許國。德功兼茂。名爵並尊。英雄入于彀中。爲之進退。風采傾乎天下。莫不奔趨。無遺忘賤士之心。有長育賢才之志。收之不滿之



篋振以有餘之光。致此屏庸。預茲亭會。黃中通理。幸仰于嘉猷。精白承休。誓酬于大造。

除中書舍人謝丞相荆公啓

濡螭頭而記勳。方愧超躡。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受恩彌重。圖稱愈難。恭以特進相公先生。氣大至剛。心精惟一。降從崧嶽之峻。出應崑河之清。遵大道之甚夷。障狂瀾于既倒。度關而覆雲氣。嘗爲著書。夙夜而省夢魂。果諧作弼。進已見大儒之效。退將爲百世之師。兩得所圖。會歸于極。而某學初爲己。方不逮人。偶多在于門牆。遂少窺于闔奧。雨而無蓋。護商也之非。風乎舞雩。嘉點爾之志。具蒙善誘。深被樂成。是致甄收。不遺蕪陋。魯雞伏卵。知長育之難酬。魏鵠遶枝。歎依棲之尙遠。惟不慚于仕進。庶無負于師承。

除中書舍人謝二府啓

濡螭頭而記勳。方愧超躡。批鳳尾以代言。更驚塵竊。伏念某。性惟中下。族本單平。紫氣東來。偶知于問道。青氈故在。粗識于傳家。敢處人先。每安分內。逡巡仕宦。雖異隴西之遊。荏苒歲時。頗肖周南之滯。長安十載。太學三年。孤進若迷。靜思如夢。比從鄉國。再望闕廷。豈云一對於清光。遂爾屢叨于殊獎。始求字訓。旋預禮文。備儒館之校讎。陪書筵之勸講。更從右史。進直西垣。雖寵渥之自天。實蚤緣之有地。茲蓋伏遇某官。大忠儀世。宏業經邦。堯西和仲而嘉成。舞右臯陶而善治。五雲長潤。共知巖穴之虛。六燕適均。咸仰權衡之正。遂令蕪陋。亦與甄收。某敢不正學以言中道而立。當有終于志尙。庶無負于生成。

潁州到任謝二府啓

叨膺制檢。獲領郡章。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借助。伏念某器能甚陋。資望素輕。粗識廉隅。竊循分域。偶遭先帝。遂躡稠人。屢易歲華。一安時命。十年騎馬。固慚處士之高風。雙日垂簾。久綴從官之邇列。曾微補報。幾致顛躋。因剡奏于嚴宸。巧分符于便郡。尺蠖徐動。敢言士路之屈伸。隻燕小飛。安繫台衡之輕重。曲蒙詔可。豈曰才堪。茲蓋伏遇某官。精識際天。純忠許國。萬靈蒙福。庶績咸熙。堯作大章。蓋得一夔而自足。舜不下席。實資左禹之相維。顧維淺迂。最荷憐眷。付以近民之任。使之報主之知。某敢不虔奉教條。務強政治。當官如水。況臨清潁之寒流。與物爲春。願奉洪鑪之煖律。庶收薄效。少答洪私。

潁州到任謝蔡州王左丞啓

叨膺宸渥。獲領州符。已布寬條。方承巨庇。伏惟某官。大忠許國。精識際天。抱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歷。有民與社。暫騰襦袴之謠。維鼎及兼。行正鹽梅之任。內顧涼瑣。仰鄰治封。曾無從政之長。乃有依仁之幸。趨風尙阻。跂德徒深。

鄧州到任謝二府啓

求試穎尾。莫窺千里之憂。就遷秦頭。仍總百城之重。載惟忝冒。第劇兢榮。竊念某。拳曲散材。汗漫末學。猥緣先廕。早玷儒科。樞驥低昂。空有心于長道。蠹魚生死。殆未脫于陳編。客難東方。人愚百里。偶遭逢于先帝。遂超躡于稠人。受恩不貲。圖報無所。髯龍忽遠。腸鼠漫存。迨日月之兼明。戴丘山而加重。爰求外補。用益中慚。惟東潁之近州。有西湖之盛槩。全家飽足。終日端閑。豈圖隆私。更徙巨鎮。叨塵踰甚。稱效茫然。三

顧頻煩。想見昔賢之際遇。百花洲渚。適當聖世之隆平。顧惟何堪。而有斯幸。茲蓋伏遇某官。公忠亮直。博厚高明。民繫戚休。國隨輕重。迪上以先王之典。納人于君子之塗。遂令虛屏。獲與任使。頗因餘澤。促就微勞。重念偏親。每懷弱弟。鄉關頓遠。音問難常。雖公義之是先。亦私恩之寢迫。神椎甚鈍。肯睇汝鄧之風。畫繡可歸。尚懷明越之念。終于陶冶。少副庭闈。顧賀燕之歸飛。更于誰屋。庶靈蛇之出報。不在他門。

江寧府到任謝二府啓

將母有懷。每陳于私懇。牧民無狀。誠愧于數遷。蒙上聖之矜從。荷大賢之推指。竊念某。倭遲薄宦。濡泥迂儒。初慚洛下之少年。仍抱漳濱之多病。偶緣僥倖。遂歷清華。去朝廷固無所思。在州郡未有所補。忽叨會府。復近鄉關。維建業之名區。據秦淮之勝槩。土風甚美。公事不繁。山護金湯。信登臨之可賦。潮通臺沼。豈寂寞以空迴。又況歲時順成。民物安樂。舊遊庠校。雖遼海之已非。新過闕庭。顧長安之未遠。載惟忝冒。良有夤緣。茲蓋伏遇某官。聖世巨人。皇家隆棟。兼兩宮之厚眷。聳四海之具瞻。愛惜人材。持平國柄。致令蕪陋。獲被甄收。某敢不晙三代之寧侯。踵兩京之循吏。丹心期于報主。白髮出于爲民。環玉可銜。肯效禽魚之細。鄒金不躍。一歸鑪冶之公。

泰州到任謝宰相啓

恭擇日時。已臨職事。尙叨民社。仰繫陶鈞。伏念某。奮起諸生。遭遇先帝。擢自庶僚之底。使陪法從之中。殞首末酬。攀髯忽斷。況承信史。敢徇他人。然而智短材疎。勢單力弱。論涓埃之小補。或有可矜。責天地之大

恩誠云不報。向蒙容貸。獲免竄投。此蓋伏遇某官。澤潤生民。道佐人主。以節義大閑。扶持鉅業。以高明碩望。經緯萬方。斷自聖心。蔚爲時棟。事功式序。宇宙蒙休。曾何丙魏之足云。當與夔龍而並駕。某方糜謫籍。竊恃閔恩。雖塊圯之無私。亦生成之有自。載惟末路。永託洪爐。

海州到任謝二府啓

謫守海陵。逮麥禾之再熟。恩移胸臆。亦飽煖之一麾。祇荷陶鎔。實深名戴。竊念某。才能素薄。運命多奇。偶竊科名。誤膺宸睭。亟叨塵于法從。深辜負于明時。果致疾顛。尙繫宏庇。一違恩館。再領州符。況東海之煙濤。接西溪之風月。居民富庶。過客稀疏。載惟便幸之多。盡出生成之賜。恭以某官。元勳冠古。精識際天。智無間于幽深。仁不遺于微賤。構衆材而成廈。與萬物以爲春。遂令芻蕘。得備器使。再念某。素蒙獎借。最荷矜憐。方此向隅。或少妨于衆樂。苟焉得斧。當盡釋于羣疑。矧有高明。務昭忠善。幸賜洗金之惠。敢忘銜玉之恩。弱羽雖傷。願集權衡之上。孤根可託。請居桃李之間。

復集賢殿修撰謝二府啓

節藩重寄。祕殿華資。祇荷鈞陶。實深愧慄。竊念某。生爲書蠹。分是醯雞。偶遊夫子之門牆。曾侍先皇之軒幄。恩私莫報。罪戾滋多。戚本自貽。敢嘆周南之滯。老將誰顧。分甘冀北之羣。豈圖孤生。忽辱再造。此蓋伏遇某官。仙姿異稟。台極元勳。博厚高明。公忠亮直。堯得一夔。而自足。舜惟左禹之相知。坐判忠邪。旁求俊乂。遂致羈窮之迹。得逃黨附之餘。桃曰膽之已深。憑于凜雪。摧其乾矣。更曲荷于生成。某敢不吹蠶懲前。

書馬慎後。誓有收于末路。庶無負于初心。免著微勞。用酬盛德。

蔡州到任謝兩府啓

情雖易辭。過實難屢。悉從湍濯。仰荷陶鎔。竊念某。滌蕩窮鱗。泥塗病翼。命維繫于斗水。心久成于寸灰。一去國門。十更年籥。省中啼鳥。分掃迹于冰廳。海上狎鷗。故馳神于魏闕。敢圖台眷。特賜甄收。既逃餘黨之間。仍襲舊人之後。榆無疵病。雖云覆育之自天。玉有精神。實以含藏之爲地。睠惟上蔡。特近中州。介于淮澚之西。越在汝墳之北。土風甚美。產神物之善龜。公事不繁。帶仙壺之日月。靜言昧冒。深切兢慚。此蓋伏遇某官。邦家光耀。社稷勳德。日開國境。時信天工。尹居伊陟之前。公在成王之左。金丹九轉。自收起死之勞。蛇珠千枚。未盡謝生之意。

回蔡州交代李闕郎中啓

叨塵書殿。假借節藩。久無披霧之由。忽有及瓜之代。併爲厚幸。良劇懽悰。恭以某官。問學該通。襟靈夷曠。早奉使華之重。益增朝望之隆。暫寄藩宣。佇歸省闕。重規複矩。敢忘踐墨之思。綿力弱才。空抱續貂之愧。炎蒸在候。承際匪遙。更宜保綏。用符傾頌。

除右丞回諸路監司啓

誤被宸恩。進司省轄。曾牢辭之莫遂。知叨據之難勝。敢意撝謙。曲垂緘問。

除左丞上親王免啓

恭惟某官。間平賢王。魯衛大國。能密移于造化。或陰借以齒牙。敢乞敷陳。庶諧矜允。

陰右丞上二府免啓

誤被非常。真知不稱。自初聞命。非僞爲辭。矧素昧于經綸。敢遽參于步武。恭惟某官。明堂隆棟。太社元龜。能回天心。善救人物。願因進對。曲爲敷陳。儻上聖之矜從。乃大賢之贊助。永懷厚德。實倍常情。

除左丞上二府免啓

寶章批付。實爲非常。瑣闥塗歸。已云不及。仕進迅速。君恩頻煩。匪畏臚言。仍虞鬼闕。願假黃金之諾。請辭碧落之除。俯燭微誠。仰繫盛德。恭惟某官。建時皇極。保國太和。股肱漢之蕭曹。筋力堯之稷契。能密移于造化。矧嘗借以齒牙。敢乞敷陳。庶諧矜允。

賀刑部徐侍郎啓

伏審寵膺中渥。榮陟近班。副九重欽恤之懷。協四遠僉諧之論。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英躔間氣。策府瓌才。雖陪貴士之遊。猶秉寒儒之操。果從三館。爰列二卿。銜錦而歸。嘗觀昔年之龍化。搏風而上。更聞今日之鵬飛。教由是孚。刑以之措。雖所願學孔子。乃儒者之素心。然淑問如皋陶。亦古人之能事。佇迎殊用。益峻羣瞻。具爲忻愉。實倍倫等。

回發運孫龍圖啓

伏審光膺宸檢。榮總漕權。分九重宵旰之憂。副一道吏民之望。伏惟慶慰。伏惟某官。踐揚甚久。名譽素高。

負超卓之奇才。丁太平之昌運。紅牙運算。暫繫強富之籌。綠底頒書。卽迓褒升之命。方修慶牘。首辱珍函。旣深慚佩之懷。更厚綏將之望。

回黃裳狀元以下新進士啓

伏審祇膺容澤。榮擢殊科。伏惟慶慰。某官先輩。涉道宏深。受材廣博。學該摻桂。思敏然其拳拳。有愛君之心。膾膾明當世之務。果承清問。遂占上遊。騰一代之風聲。聳四方之觀聽。共期遠業。卽奮亨途。慶牘未遑。華緘首及。其爲感佩。罔旣敷陳。

回陳軒學士啓

伏審某官。被寵楓宸。刊文芸閣。伏惟慶抃。竊以儒館校讎之職。實惟人材養育之塗。泛河漢之通津。集蓬瀛之仙室。將資潤色。首預討論。抱槩磨鉛。迭處羣英之列。拖金曳組。卽陪諸老之遊。厥惟閎才。乃副妙選。恭以翊善學士。行隆賢業。學造聖真。作客賢王。日奉詩書之樂。爲郎省戶。時推論議之明。果膺殊恩。薦升華貫。未遑慶禮。首辱長牋。銘篆之深。敷敍奚盡。

回人謝館職啓

楓宸布寵。芸閣升華。伏惟慶抃。恭以某官。思敏然其學。該摻桂。早遘光華之運。久登高妙之科。果沐茂恩。允符公議。宣室夜對。行膚顧問之嚴。蓬萊日長。坐覺校讎之暇。欣陪俊軌。叨示珍題。欽佩至深。敷宣罔旣。

回文及甫謝館職啓

伏審光奉制恩。允升仙館。恭以某官。學探聖域。慶襲相門。虎豹之駒。華文實異。龍蛇之蟄。亨奮可期。果被寵光。式居華貫。望蓬萊之宮闕。觀河洛之圖書。吉有舊勳。久歷三公之任。誼方年少。更陪諸老之遊。某初愧續貂。忽諧附驥。重迂高駕。猥辱珍函。黃金投畫。雖費珍之已重。緜帛復錦。願爲好之更輕。徒荷謙勤。深增悚佩。

回安定郡王啓

伏審顯膺帝制。進受王封。成命旣宣。羣心胥慶。恭惟某官。才宏器偉。位重德隆。與混沌畫眉。惡高名之出衆。爲穆生設醴。知雅尚之尊賢。又況屬籍承藝祖之華。詔書存神考之意。果膺宸綽。兼擁將麾。宗子維城。信王基之有賴。泰山爲礪。與國壽以無窮。顧慶幅之未遑。辱珍題之先及。其爲感愧。罔旣陳敷。

回刑部劉侍郎啓

伏審寵膺宸檢。進貳邦刑。履朝案之亨衢。協仕途之盛選。伏惟某官。踐修克敏。論議持平。自結冕旒之知。久陪寺卿之列。金科玉律。素號該明。苔獄草扉。更資平恕。果躋華近。式副僉諧。未遑慶牘之修。首沐柔緘之及。其爲感慰。罔旣敷陳。

館伴高麗使啓狀

叨奉睿慈。獲伸良覲。踐籩斯設。初瞻拜祝之恭。承籩是將。遽沐貽賤之厚。載言惠好。徒用感慚。祇奉宸恩。欣陪宴惠。猥以珍函之及。副之懿籩之陳。良劬謙勤。實增愧荷。



特沐好音。過形厚意。姑致羞蘋之義。庶伸報李之仁。有少菲儀。具如別幅。叨會使華。猥霑土實。高言何綺。荷賤論之未忘。厚報匪瑤。愧幣將之不腆。載惟塵浼。尙冀檢留。

## 祝文

### 祭醮神祝文

吏政不修。蟲蝻爲害。翦除雖力。民亦告勞。殆不可以人力勝也。謹率寮屬。用款于神。詩不云乎。乘畀炎火。無害我田穰。惟神降康。日靜原野。俾茲民吏。欣賴自然之功。則有成報。

### 潁州祈晴祝文

昔自康年。風雨惟敘。蟲螟不作。物用嘉成。今蝻生雖息。而秋霖是病。居者憂壓。田者愁澇。推原厥自。吏職不虔。嗷嗷下民。其實怨咨。惟神廟食。茲土靈享。具昭還賜。時暘副我誠禱。阜成歲事。迄用有秋。

又

秋雨復作。亦旣成霖。稻阻刈收。麥妨敷播。市閔不集。道途益艱。惟神明靈。願終陰祐。使陽光布照。陰慝潛伏。以成甫田農夫之慶。大田寡婦之利。則惟洪私。敢忘成報。

### 潁州謝晴祝文

比以淫雨。將害秋稼。麥種失時。民不遑安。用控于神。賜之景答。屯雲解駁。水潦訖收。農事有濟。神庇斯民。

其德厚矣。敢忘馨香。祇謝成貺。

又

雨慣無節。民用怨咨。再禱而晴。實惟神惠。牲肥酒冽。亦云不腆。惟神卒功。使成美歲。則民敬事。永有靈饗之威。

### 鄧州祈雨祝文

冬有積雪。春有小雨。此年之所以豐也。今冬得雪既薄。尙賴春雨。以相農事。惟神聰明。廟食此土。願施膏澤。以慰民望。

### 鄧州祈雪祝文

自昔康年。繫時佳澤。比緣脩嘆。徧走羣祠。雨雖獲而尙艱。雪垂成而未下。再傾誠懇。一叩靈明。滌盡春癘。阜成歲事。果終神惠。實慰民心。

### 江寧府祭蔣山神祝文

某在元豐之初。以光祿寺丞。資善堂修定說文。赴闕。欲自京口輕騎省王丞相于金陵。是時汴流日淺。議舍所乘舟。自先濟江。念未有長子姪。可委。夜忽夢神人。金甲仗鉞。自稱蔣山神。迎候渡江。無慮。某初不知。鍾山有帝之祠也。既至金陵。問知有帝。拜伏祠下。像如夢中。惟冕服異耳。其渡江日。獨得順風。二舟既涉。風色斗轉。他船皆不果濟。竊嘗以謂。異時或守金陵。逮今十五年。受命來守是邦。敢忘帝之靈祐。舊例。視

事越三日，徧謁羣祠，而帝廟以遠，守臣未嘗躬詣。某雖已用故常遣使告，至今復祇見于祠下。

蔡州感應觀音殿祈雨祝文

涉冬閔雨，宿麥不滋。竝走羣祠，未獲嘉應。恭聞寶陁妙力，具大慈悲。善應諸方，無遠弗屆。輒同官屬，祇請紺容。就宣詔亭，普伸瞻奉。冀敷膏澤，以兆豐年。永彰感應之名，重揭望霖之號。

蔡州祈雨祝文

自夏涉秋，稍愆時雨。雖勤浸灌，功利實鮮。是用奔走，有祈于神。願降霈澤，與我嘉穀。是神能福斯民，而吏亦仰有依賴。

蔡州謝雨祝文

比緣旱乾，竝走羣祀。曾不崇朝，膏澤云足。未種者耕，已植者茂。年穀屢豐，實神之造。敢忘吉蠲，以答靈貺。

祭文

祭丞相荆公文

維元祐元年歲次丙寅，四月某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郎、試尚書吏部侍郎、充實錄修撰、陸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靈。維公之道，形在言行，言爲詩書，行則孔孟。孰挽而生，孰推以死。天乎人乎，仰莫之使。於皇神宗，更張治具，夔一而足。二則仲父，迨龍之升，奄忽

換世公則從邁。天不懲遺。嗚呼哀哉。德喪元老。道亡真儒。疇江漢以濯之。而泰山其頽乎。承學諸生。無問識否。齋戒是修。矧從公久。祝之使肖。成就長養。聞訃夫聲。形留神往。回也昔何敢死。賜也今將安仰。慟貌象之誰如。悅音塵之可想。嗚呼已矣。病不請禱。葬不反篋。寄哀一觴。百身何贖。尙饗。

### 江寧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

維元祐七年歲次壬申某月朔某日某甲子門生朝奉大夫充龍圖閣待制知江寧軍府事充江南東路兵馬鈐轄陸某謹致祭于故司空觀文殿大學士贈太傅荆國王公先生之墓嗚呼法始乎義樸散而器列靈嗣興文始具備祖述憲章約成六藝大明西沒羣星爭麗派別支分散作百氏歷漢更唐衆說遽起天錫我公放黜浮詖發揮微言貽訓萬祀卒相裕陵真真僞僞義兼師友進退鮮儷荆山鼎成龍去不回公從而上梁壤山頽某始以諸生得依門墻一見如素許以升堂春風濯我暴之秋陽今也受命來守是邦公之所憩蔽芾甘棠蕙帳一空墓柏已行俯仰陳迹失涕沾裳論德鼓情以侑一觴尙饗

### 祭丞相蘇子容文

維建中靖國元年歲次辛巳七月某朔二十七日某甲子門生中大夫守尙書右丞上柱國陸某謹致祭于故座主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致仕贈司空蘇公之靈巖夢矐矐岳祇巖岌我公膺之瓌瑋是襲厚德醇行玄登之涪羹問手爛唾從面溼讀書萬卷青紫如拾作爲辭章珠璣綴緝山巖備收臺閣兼習薄飯不羹館職供給蠹簡芸香螭坳墨汁草石圖經博極郡邑混儀漏成玉利銅盃鼈禁晦登鳳池早集典

選材征尹京。姦戢陽開陰閉。一張一翕。甘棠蔽芾。行露厭浥。兄弟相依。鵲鶴原隰。子孫頭角。犀兕濺濺。官至宰相。壽躅八十元祐。紛更鬧藍不入。紹聖歸休。退勇流急。風清月明。漁蓑釣笠。春扈推移。秋螢燿熠。閒居日長。其誰公及。憶昔熙寧。擔簦負笈。借公風雷。雨龍起蟄。仙梯千層。龍門三級。換我凡骸。神丹一粒。鳴鶴與麋。白駒維繫。元豐中間。官制初葺。禁塗相追。閣門贊揖。飽聞典故。因賡詩什。洪範言箕。中庸語伋。人之生世。瞬息呼吸。東賓西餞。羲娥汲汲。不見幾時。墓碑遽立。壯夫感決。兒女嗚咽。銜環未報。絳不及執。一訣終天。雪涕兩泣。尙饗。

祭邵興宗資政文

嗚呼公乎。令德樂愷。重厚如山。閎深如海。公之學問。大白受采。風落翰墨。珠生警咳。公之政事。吏憚民愛。入典樞要。出藩甸采。謂宜壽考。歸就衡宰。孰云不常。末路是改。旆未及還。棺已云蓋。念惟陋庸。早辱眎睐。不見未幾。話言如在。遽聞公喪。涕泣汗駭。馳哀一觴。永訣千載。尙饗。

祭塔李知剛文

嗚呼作父。自古有死。其誰能免。壽夭相懸。雖若彭殤。終于共盡。蓋生之有死。猶客須歸。作者之必息也。此理予講之熟矣。今于作父。不能以理自勝。每一念至。幾于忘生。何也。豈非作父有奇才異能。使子有不能忘者。嗚呼作父。器識高妙。操行粹良。德可以臻極而未充。學可以造微而未盡。使充且盡。雖爲名世可也。非特李氏門戶倚焉。而吾家亦將有賴。孰謂年不滿三十。位不過掾屬。而今死矣。予自聞訃。迨今。念子若

迷若失。亦如醉人。萬象成非。觸緒悲感。覽子平生所爲文字。閱昔共讀經史。展昔共玩書畫。過所嘗遊覽。臺觀。遇所嘗會合親朋。雖欲忍淚。忽焉不知涕之流落也。嗚呼作父。而至斯耶。妻少女幼。未有嗣息。斯人而至于斯極也。父耶母耶。天乎人乎。浩劫易盡。此恨無窮。是誠難忘者也。雖然。尙有一事。若可以自廣者。聞訃之夕。夢神告予。李掾今在好處。毋甚悼。後聞其死。不愧通人。達士疾革。召其僚吳君愿。以後事付之。愿退。于是盥手。齷面。正西向坐。且曰。我亦詣一好處。揖吾女。令勿悲惱。善自愛。語訖。遂長往。與前夢正協。嗚呼。子真能自達耶。今真生好處耶。子之諸父昆弟妻女。與予于此。皆若可以無憾也。嗚呼作父。我今知之。理有固然。物忌甚美。事惡太全。惟吾作父。成就似早。行太老成。經甚明了。老尙難兼。而況年少。譬如草木之英。雖奇不實。雲霞之異。雖奇易失。嗚呼作父。今也云亡。如夢一覺。誰短誰長。尙茲二女。與母相將。日就長養。坐膝扶牀。異時傳業。尙繼中郎。光靈弗昧。來舉予觴。尙饗。

### 祭王元澤待制墓文

維年月日。具位陸某。謹致祭于亡友天章閣待制。贈諫議大夫。臨川王公元澤之墓。惟公才豪氣傑。超羣絕類。據依六經。馳騁百氏。金版六韜。堅白同異。老聃瞿曇。外域所記。并包淳蓄。迴無涯涘。形于談辯。雄健俊偉。每令作人。伏首抑氣。譬彼滄溟。萬川俱至。驚瀾怒濤。駕天卷地。又如白日。雲霧斗起。風裂雨驟。雷震霆厲。倏忽斂氛。澄霽斌媚。異態殊狀。率有義味。自云功名。可以力致。何作弗成。何立弗遂。熙寧逢辰。旣昌且熾。立談遇主。騰上甚銳。公亦慨然。任天下事。命也奈何。半途而稅。孰夭孰壽。孰興孰廢。自古皆然。竟亦

何爲念昔此邦。初與公值。曷敢定交。公我所畏。傾蓋相從。期以百歲。今我來思。如復更世。豈無友人。先我而逝。懷舊感今。擲筆掩袂。猶想當年。拍手論議。白下長干。倒屣曳履。遺舟夜壑。求馬唐肆。顧瞻空山。潛焉出涕。尙饜。

# 陶山集卷十四

## 誌銘

### 通直郎邊公墓誌銘

公諱珣字仲寶姓邊氏給事中贈工部侍郎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子給事在真宗時嘗守邢會契丹大入帝幸澶淵密詔若州不可守聽以便宜南保給事匿詔書督丁壯乘城悉所部兵陳以待之賊騎傳城不能下時鎮魏深趙磁洛六州閉壁不出老幼皆趨邢所全活甚衆擢樞密直學士河朔之民至今能道之兵部在仁宗時嘗更省府與韓忠獻公及予祖諫議爲僚友相好也有醇德美行終福建路轉運使公以父蔭補太廟齋郎調越州餘姚縣尉又爲尉會稽進梓州監亭縣令書寫河東路經略安撫都總管司機宜文字改平江軍節度推官邠州觀察支使揚州觀察推官遂以宣德郎致仕賜五品服今上卽位遷通直郎紹聖二年三月甲子以疾卒于姑蘇採蓮涇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二疾革曰吾少時遇持戒僧以所誦佛書置吾頂祝之曰願他日臨終無疾痛若將夢寐然是時頗諱聞今思之真善願也語訖奄然如寐其孤卜十有一月甲子葬公吳縣蒸山之原公少孤能立事諸兄惟謹宗族鄉黨稱其悌在官有能名威敏孫公頗稱之威敏公姊之夫也帥井門辟公以自助不專爲親居無何威



敏以治錢塘。行事或越法度。貶公亦傍緣被譴累。或勉之自明。公曰。孫公既不辯。吾雖無言。可也。及英廟起威敏。經略陝西。有司亦言公初無罪實。朝廷乃復公官。始赴平江之任。會崑山旱蝗。公被檄督捕。而瀕海萑葦盤互。蝗集其下。不可得。莫知爲計者。公使爲連挺。碎根植于上。而蝗悉斃。諸郡取以爲法。又嘗直盜牛者之冤。今其家尙存。言輒流涕。公爲人樂成人之美。聞善抵掌稱慕。與人交。有終始。自初仕宦。所與遊多豪英。後多爲名卿重人。而公躋蹬終微。遭遇然壽考康寧。殆五十年。往來吳中。極山水之勝。扁舟乘興。時過其子官舍。所謂名卿重人者。未必如也。豈五福難備。罕得而兼歟。將達宦。酣于富貴。與處閒。就曠薄。滋味爲適而已者。其得失自然不同歟。夫人陸氏。前卒。二男子。裕。睦州團練推官。祁。習進士。三女子。長適朝散大夫梁黃裳。次爲比丘尼。次適奉議郎陸傳孫五人。知微。知章。知白。知常。一女子也。裕。諸邊之秀。喜學。有志尙。能似其先人。公吾舅也。吾母葬會稽。其地曰寶峯。夢想慈顏。抱終天之恨。幸時見公。以慰渭陽無窮之思。孰謂去越尙新。而公已云亡矣。其尙忍爲之銘乎。噫。憂患之餘。遂巡夢境。精思凋落。如老畫師。非復昔時文彩。雖欲盡公之髣髴。不能也。銘曰。我見舅氏。如母之存。舅氏見我。其如子孫。寶峯相望。蒸山之原。今其已矣。尙復何言。

朝奉大夫陸公墓誌銘

佃之皇祖。吏部郎公諱軫。越人也。逮真宗。仁宗。在館閣最久。華文質行。粹美無疵。爲子若孫。若其從子。安承善訓。隨性之厚薄。各有得焉。蓋得其質素。不爲表襮。以能政事者。公也。公諱琮。字寶之。吏部再從子也。

幼孤。吏部自教養之。公亦感憤。爲學甚力。能如吏部意。乃任公爲郊社齋郎。爲吉州龍泉縣主簿。南康軍星子縣尉。壽州壽春縣令。知虔州石城。虔化兩縣。又知江寧府上元縣。知連州。通判潤州。又知處州。最後根括兩浙路鹽錢官。八遷至朝奉大夫。勳四轉。至上輕車都尉。公爲虔化令。少保趙公抃辟也。邑號難治。風俗壞久矣。至于子帳父足。弟捩兄臂。自其意爲之者。莫怪也。無幾何。有翁在庭。訴其子毆者。問之。眞是也。使腰以石。沈諸江。若是者。殺三人焉。子是一邑大驚。俗驟變。子爲後。以孝弟爲下。以恭人。或以比鄰令殺爲河伯娶婦者。在潤州也。歲大饑。斗米錢三百。疫繼作。公方攝州事。圖所以救卹之方。備至。適有官舟溺。米數萬石。有司請曝之。入州廩。公盡使貸民。人用以濟。餘所在。大略亦如此。而尤清慎。蓋去壽春。嘗有以錢千緡。粟千石。半途贖者。公不顧。公爲人尙氣節。對賓客不改越音。言雖無華。然意所造。自有餘趣。老猶賦詩。以公餘觀史。以俸餘買書。曰。吾以此終身。亦以此遺子孫。可矣。娶楊氏。封金華縣君。光祿卿璵之女。五子。侯。早卒。侁。今爲太廟齋郎。俛。傑。僕。舉進士。皆勤孝有立。有公之風。四女。長以疾在室。次適進士桑定國。次適廬州舒城縣主簿章劭。次適奉國軍慈谿縣主簿劉芹。孫男五人。女二人。春秋六十有六。元豐五年十月八日。以疾卒。葬宣州清流鄉義安山之原。其日元豐七年十二月乙酉也。公在上元時。今壬荆公爲州。多任之事。嘗臥疾。幽屏一室。有神人告曰。汝壽盡此。然陰有功在物。當延二八。迨公之亡。果十有六年也。曾祖郇。祖仁旺。贈太子中允。父明。贈朝奉大夫。噫。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今諸孤不以公籍外論之。而屬佃爲。若佃之言。豈足以重公也。亦論次之如此。銘曰。猗歟大夫。維政之優。威在爲邑。惠在爲州。威也。

如何。子孝而礪。牆無譏閱。室無勃礮。惠也如何。爰衣爰食。水無龜手。路無葶蛄。亦有清白。化墨爲廉。子孫保之。國人是瞻。

## 黃君墓誌銘

君姓爲黃。名曰頤。字謂之吉。老刻人也。南齊金紫光祿大夫僧成之後。今刻有寺號宣妙。光祿之舊第也。君爲人篤實善良。讀書聞大略。元豐中以恩補將仕郎。試將作監主簿。調南康軍司戶參軍。以重離親不復出仕宦。熙寧歲在單闕。吳越大饑。且疫病相漬。死相枕籍者十五六。雖其妻孥。往往走避。君獨爲粥藥救治之。無所不至。至取家人首飾以貸之。扶其病而起。若死而葬祭之者。蓋不可勝數。平居嘗曰。治生焉用多求。可焉可矣。卽爲善不可以不多也。故其用意處。能以不貪爲寶。以教子爲義。賙人之急爲仁。居久之。鄉人多信向。有疑往謀焉。有急往求焉。孱子弱女。有嫁娶往投焉。刻在東爲地最高。一遇旱乾。民輒拱手受斃。君創水利。溉田幾萬畝。嘗有爲盜者。君面以錢與之曰。前日作此。亮乏此物也。其人愧羞。恨不死。由是里中盜走他境。誓不敢妄意。黃氏之藏有無也。其宗族鄉里。執友交遊。多以佛稱之。而先生長者。亦以爲長者也。曾王父某。王父某。父某。娶王氏。生四子。理中早卒。特持。盡遣爲學。爲塾門側。有願求學者。皆給飲食筆札。以成其志願。後又請遷縣學而新之。刻自職方史公。賜第釋褐。縣大夫榮其歸。揭其西門曰繼錦。以追買臣。且以來其後。自君遷學。徐充。求移忠。姚舜明。皆相繼登科。特亦其一也。特持。受學子所言多。時亦在太學。特。今爲瀛州防禦推官。知通州靜海縣丞。女三人。適王奕。周詡。徐明遠。明遠主杭州餘

杭簿孫八人。端彥、正彥、假承務郎皆已卒。濤、習進士、孫女十人。長適假承務郎龔節亨。餘皆尙幼。君享年五十有九。紹聖四年七月甲子卒。里人初皆爲君禱祠。及卒，皆奔走赴哭。至噫，填門織路，未捐館前，忽語諸孤。初七日吉日也。諸孤以爲是日疾愈矣。其日乃披衣起坐，作句偈一。有委蛻塵垢之趣。諸孤筮以十二月甲子葬。來乞銘曰：日月有期矣。請願先一言以慰存沒。予閱君之亡，又義不得辭。故作是銘。彼滿苟得者，以財得覩，無一夕安枕，是亦可以少警矣。元祐之末，有陳誨者，閩產也。相陵阜得其妙。嘗曰：刻多奇峯秀嶺，然皆無如永安鄉所謂黃山者。又稱君多陰善。其後將大，後將有葬此者。今君之兆，卽陳所指也。銘曰：義有弗行，行靡不到。仁有弗爲，爲靡不報。譬彼接花，實因繭舊。花變子移，亦躋厥後。花則大矣，自跗徂杪。其或不培，後將復小。匪接之艱，續則匪易。願而孫曾，尙引無替。

諸暨黃君墓誌銘

諸暨爲邑萬戶。能力教子者三家。朱氏諱瑩，子名戩。韓氏諱彥昌，子名羽。黃氏諱舜卿，子名彥。熙寧中，先皇帝以德更化，以道更法。百度修而萬事舉。始詔諸路置學官。方是時，予爲鄆州州學教授。彥等裹糧走汶上，有良質美志，不媿齊魯。自茲從予遊。蓋累年買鄰太學之東，衡門懸箔，而容貌甚渥。予固知其非長厄者也。後羽登科，彥繼之。戩又繼之。鄉人莫不欣慕。其父子甚可喜也。戩父卒，予銘其墓矣。羽父卒，予又銘之。今又銘君之墓，何其甚可哀也。傳曰：慶者在堂，弔者在閭。言禍福之相尋如此。羽雖不幸短命，今彥及戩，官學方優。異時烜赫爲世聞人，殆未可量。則予又將爲之喜矣。君字醇翁，贈衛尉少卿諱振之子。守

約而能以仁守豐而能以義施其宗族鄉黨待君而後舉火且數十家以急難告者門幾如市一邑稱其慈仁至號爲佛元祐六年八月辛亥卒卒時沐浴易衣冠危坐結印如高祐趨寂享年八十可謂壽矣然人不以爲多聞其卒多爲之出涕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生五子雍廣彥侃革雍革嘗預計偕彥今爲興化軍錄事參軍二女適申屠琦蔣復禮孫男女二十四人諸孤卜以十二月庚申葬君范公鄉任氏之野銘曰觀流泉相陰陽卜云吉終允臧

李司理墓誌

作父吾壻也名知剛世有令德爲時聞家曾大父諱執中累贈正議大夫大父諱審一父諱械作父五歲而孤又十歲而母夫人侯氏卒伯父今寧陵縣大夫公權育之所以長養成就恩義甚篤方爲兒時不喜嬉弄願有文字書畫處往觀焉大父異之試使爲詩語能動人既長志尙特然嗜問學至忘飲食與兄知柔在太學久二李名動京師作父元祐五年舉進士爲別試第一遂中丙科又明年見予穰下如虎豹之駒犀象之犢豫章秣稂之苗其精神氣格自然異也至其經術終日似不能言者雖近在戶庭予累年而後知之由此以觀焉天下之士潛光匿迹以遠不得而知者顧豈少哉居久之予自南陽趣闕下沿汴絕淮訪吳市之異書探稽山之勝穴切磋琢磨督將以道一日忽謂予曰春秋屬商其學之不傳久矣公其爲發明之願聞警歎之餘也予曰聞之先生長者仲尼以魯春秋爲春秋魯春秋今亡則春秋有不可讀者作父應曰經一而足聖人以比貫類使從可知耳雖無魯春秋猶著予異其言及得所謂繁露之書作

父讀至春秋無傳而著引之魯則謂之外引之夷狄則謂之內會同之事大者王小戰伐之事後者主先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無達辭曰此等真奇語也其他雖多亦或牴牾且在易到之域矣予以仲舒積精此書至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斯已勤矣而作又展卷疾讀初不經意便能摘玉杯之瑕造竹林之美若指白黑而數一二何其敏也嘗謂予曰三傳傳經公羊最精穀梁殆其後人其佳處拾公羊之遺耳先儒云公羊不如穀梁之精似誤也予以其言攷之信然作又從予至數年矣始以經術知之每自以爲不如也竊謂異時當爲國器斯文實有寄焉孰謂不幸短命死矣死時召其僚吳君愿屬以後事愿去卽盥手齷面揖吾女令勿悲惱西向端坐而逝噫死生之際亦大矣其處之定有名僧高道憚而愧之者也使老且死德義備成事業著見闡前人而振後世雖使搢紳先生願學焉可也初訃至予哭之慟絕有解予者曰此誠可痛然年末三十文足以華國行可以儀世早成如此理自不得長也予以爲詣理然有不能割也尙忍爲之誌耶作又享年二十有五爲池州司理參軍以紹聖二年三月六日卒四年正月三十日葬墓在其鄉龍舒耐春秋里之先塋二女子皆尙幼

光祿寺丞陳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致仕鄱陽陳侯者少讀書慕段干木之爲人自名木其友李介字之曰子仁介秦產也往來五岳采芝與侯善蓋亦有道者侯之曾大父嵩嵩生洪以力田孝弟五世同居闔門千口洪生樞五舉而仕終臨江軍清江縣主簿與故相國王公隨結交相好也相國以詩遺之稱其學問行治侯有父風舉進士

不中。歎曰：吾所以學者，將以修性求道之真而已。豈與其黨汨汨應舉，角一日之勝哉？于是返耕養親，手寫五經以訓諸子。有宅一區，植佳花美木。曰：此吾所以寄樂也。當其風清月明，行吟坐嘯，一觴一豆，適然忘己。不知世之榮利，有以悅而耀也。然而好賢樂士，其門多食客。雖浮屠老子，醫卜修生學死之流，無不禮。以故博通衆說。其鄉人問疑，以侯爲蒼龜。殆古所稱多聞之友也。平居，周人之急，至于解衣輟食，無所愛吝。宗族之窶，不能嫁娶，與死無以葬者，皆賴侯以集。嘉祐中，左目失明，不藥久矣。後十二年，一日晝臥讀書，忽能覩物，覽照視之，矐子瞭然。江表多云侯有陰德，此其報也。夫人壽安縣君周氏，五男子，晞守太常博士。侯與壽安皆以晞貴。汝言，同學究出身，繫守著作佐郎。素絜，皆舉進士。四女子，進士易濂、彭諫、彭詵。應城縣主簿杜坦，侯壻也。孫男十人，女十七人。曾孫五人，晞性和厚，吾遊之賢者也。善篆，有古風。與建安章友直相上下，以晞占之。其弟之材可知矣。然則侯之陰德，將在諸子。陳氏之興未艾也。其受成報，豈一目之明哉？享年七十二。元豐三年六月一日，以疾卒于家。明年十有一月甲子，葬其墓在林塘東南之岡。昔侯所自擇者，銘曰：樂哉林塘，陳侯之宰。我日征矣，而風未改。有羣勿捕，有樵勿採。百世之下，其人如在。

許侯墓誌銘

侯氏許名拯，字之曰康伯。開封襄邑人。累贈大中大夫諱齊之子。生數載，賦桑詩，有可惜松封五大夫之句。大中因大奇之。景祐中，以通三經登第，調安州應山縣尉。鳳翔府麟遊縣令。泉州錄事參軍。黃州、軍州。

濶州觀察推官、亳州觀察推官、隨州支使、主京西南路安撫使、右諫議大夫呂公誨等十七人致太子中

允。〔案〕主京西南路安撫使。至太子中允。二十五字。文義不可解。疑有脫誤。監亳州永城縣稅、又監應天府南河商稅、知京兆府奉天縣、賜五品

服。分司南京。遂以奉議郎致仕。侯之爲麟遊。惡少張保者。彝酒無賴。爲鄉市患。侯痛繩之以法。由是改行。後數年遇諸二嶠之間。以壺漿拜侯馬前。自噴曰。張保也。頃微公。非復自好。實懷公惠無已。侯慰勉之。爲酌一杯而去。其在泉州也。商有白晝爲盜所殺者。尉探同行囊中。得死商咽上之索半。驗治以爲真盜。上之州獄。侯曰。果爲盜者。索尙存乎。卽屏囚一室。佯爲囚訊曰。殺某人者。有真刀某色。在某所。若將取焉。夜使人徵之。得代置刀者。問之。乃應捕盜者也。以白州將。將大驚。旣而果獲真盜。奉天故治乾州。初廢爲邑。而州之事故在。侯至。遂大治。作新市以便民。而民歡樂之。號其街曰。許公街。平居清約。不祈人知。嘗去官。以家過函谷關。惟故事敝衣數篋。關吏歎曰。清哉是官也。前夫人王氏。後夫人陳氏。陳封金華縣君。金華有七子。皆力爲學。安世、安國、安期、安石、安行、安雅、安節。安國安期早卒。安世尙書都官員外郎。安石、黃州麻城縣令。女四人。進士董繼傑、樂毅、和州司理參軍陳石、太廟齋郎吳汝楫、侯壻也。孫男三人。女四人。春秋六十九。元豐六年八月甲子。以疾卒。有文集十卷。嘗曰。學者爲言。不必是堯非桀。亦不必詆盜跖。毀孔子。而後爲知道。蓋其趣如此。安世字少張。吾友之賢者也。舉進士第一。文足以華國。才足以應世。不幸短命。灰晦不光。以郎大夜。在侯卒之後。四十九日也。其遺言以侯之誌。屬予。將以明年十月乙酉葬侯于廣代鄉龜岡之原。悲予友之不復見也。故爲誌侯之墓。銘曰。皎皎許侯。掩此幽宅。孰予其性。而命之嗇。乃生



斯男維伯維亞。伯邦之傑。言從之化。亞曰嗟予。有穹者昊。胡轉予毒。又續之蓼。云誰不猶。以弗眉壽。實虹我心。無所歸其咎。

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珪。字仲溫。山陰人。爲人深厚溫雅。老謀壯決。與仁相資。少失所怙。事母兄甚孝悌。兄早卒。遂應門戶。不得一意于學。然其操行有餘。學者多不及也。聞人寸長片善。樂稱道之。使在虞庠夏校。雖綴國老鄉先生。可也。常勵諸子爲學。曰。吾本搢紳儒家。可自寂寥無聞耶。諸子承其意。爭自樹立。其門下客。多相繼掇詞科。而諸子獨未能如志願。府君嘗以問我。對曰。讀書必效。譬如服食仙丹。今雖未功。後當有證。惟俟之而已。府君以予之言爲然。嘗夢異人授以術。可化丹砂爲黃金。既覺。尙識其方。按以求藥。皆信然。終不爲也。享年八十有一。平居安強。德尊福備。生日。內外族姻舉觴爲壽。至溢出庭外。可爲盛矣。紹聖二年夏。予被命守海陵。府君灑涕與予別。曰。我旦暮之人耳。公他日晝錦來歸。某定不復見矣。予亦爲之嘻吁。明年十二月甲子。府君果卒。其卒時如客得歸。欣然就駕。何其達也。嘗聞之。自古聖賢。死皆不亡。其智氣在上。往往挾日月。騎星辰。傅說是也。府君實說之後。今能死如此。光靈不昧。必有在矣。宜不與卉木同榮。灰土共盡也。曾大父光弼。大父安。遂皆終縣令。父宗翊。有德鄉里。夫人錢氏。後夫人周氏。媿德合善。中外宜之。五男子。天秩。天牧。天啓。天勤。天敘。孫九人。汝亮。汝丹。汝諧。汝能。汝賢。汝爲。汝翼。汝楫。（案）孫九人原本缺一人。無別本校增。姑仍其舊。孫女十有二人。適奉議郎褚理。鄂州蒲圻縣主簿陳處。進士褚唐鄉。張緯。桂簡思。張規。褚交。戚擘。張

咸、陳師皋，餘尙處。曾孫女六人，天秩、天敘，與其孫女歸戚氏者，皆已卒。府君之葬，以五年四月甲子，在紫洪澳。周氏後府君三十有五日，亦卒。遂以祔。銘曰：是封是樹，于斯藏亦于斯慕。

將作監主簿蓋君墓誌銘

君諱淑，字子美。其先蓋公者，善黃老言。曹參避正堂師之，終以相漢。民用寧壹，至唐文達、文懿，又以儒術顯。號二蓋，迨君之四世祖鐸，始自信都家于曹。故今爲冤句縣人。父某，大父某。君入孝出悌，爲學甚力，以書就鄉舉，屢試禮部，不中第。歎曰：得之不得，有命也。因以緒餘教子，已而士宣、士安、士宏，相屬登科。曹人榮之，于是里中教子者，輒引蓋氏爲法。其兄之子士明，癯生于頭，臙惡不可親。君方熅暑，爲之藥瘍，扇蠅，略無難色。周巨源，鄉之善士也，母死結廬墓次，晝夜號哭不止。君率鄉人詣州，乞旌其賢。朝廷爲之賜粟帛，蓋其篤行樂人之善如此。熙寧六年，以特奏名授曹州長史。久之，調婺州義烏縣主簿。州縣之勞，非所好也，乃以將作監主簿致仕。且將自肆于山水之間，佳趣未伸，不幸以疾卒。寔元豐三年八月八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初娶楊氏，再娶竇氏，以子封壽安縣君。四男子：士宣、興元府觀察推官士安、贊善大夫兩浙提刑司檢法官士宏、蘇州司理參軍士完。舉進士二女子，皆嫁東州士人。張須、劉先、君壻也。孫男十有二人，孫女十人。諸孤卜以四年十月葬君太平鄉小康里。士安與予善，曉吏事，習刑名學，而能以公恕將之，故爲銘君之墓，以告後世。銘曰：展也蓋侯，匪遊匪邀，維善之嗜，而忘其勞。子孫紹之，厥門用高。有朱有藍，有笏有袍。曰未艾只，其來滔滔。覩彼宛水，尙興于曹。



# 陶山集卷十五

## 誌銘

### 石子倩墓誌銘

子倩諱微之。姓石氏。越州新昌人。祖渥。渥生待用。累贈工部侍郎。四子。其三皆承學。而子倩獨秉家政。侍郎憐之以養吾志。故廢學。一日出金帛與之曰。鬻此可以得爵。子倩謝曰。孝于父母。友于兄弟。是亦爲政。何必仕。爵以貲取。微之不願也。爲人恭儉。父兄在。不以私恩掠譽。貧人每不快。欲得飛禍中之。而創詞未能也。久之。家奴戎吉者。誣主金穀利多。自與訴于州。是時太守張公伯玉。初惑讒慝。而疑子倩。戒獄吏嚴甚。子倩至。曰。盜憎主人。此奴易曉。欲誣微之。以釋所負耳。卽出家籍示守。其綱目明白不欺。如官府。卒坐吉。于是鄉黨稱其廉也。初娶王氏。早卒。再娶陸氏。吾姊也。才且賢。伯父琪。惜其爲女子。爲擇佳配。以嫁子倩。子四人。景舒。景愈。景完。景洙。女三人。長適鄉貢進士卜彊。本。次適鄉進士傅質。次在室。景舒與諸弟。昔嘗從子。在太學。見其粢食不美。夜分寒燈。熒然欲滅。其光映書。兄弟共之。而寢臥纔半榻。偃息蓋遞焉。刻意堅稿。甚于寒士。以此知吾子倩治家有節。訓子有方矣。今方病吳越之俗多浮夸。僉子借名於儒。而橫用家資如水。千金之室。至以讀書破業者有矣。則石氏勤約之風。不可以不多也。然而諸子應舉數奇。或

人嗙之子倩曰。得之不得命也。吾如彼何哉。強爲善而已矣。春秋五十有五。病革。問日之早晚。曰。曠矣。于是卽化。寔元豐元年五月甲子也。遺言乞銘于予。而諸孤卜以某月某日葬于豐樂鄉梨塢之原。以王氏祔焉。余義不得辭銘也。銘曰。水之意如慕。山之容如卽。孰則居之。子倩氏石。以燕嗣子。以燕爾域。

助教傅君墓誌銘

揚州傅君諱瓊。字君寶。淮之南善士也。居鄉有宏量隱德。一鄉稱長者。遇人無素游。偶際常喜動顏色。或歎而侮之。不愠也。嘉祐中。朝廷募民入粟。君以應募。賜助教。熙寧五年正月十三日卒。以三月庚申葬。其墓在浮山之原。方君病時。里閭多爲之憂。問病者屢常滿門。旣卒矣。又多爲之悲也。享年四十有九。將葬。其孤豫赴以龍浩之狀訴焉。而乞以銘。豫有美志。讀書知慕師友。與當世學士大夫遊。而吾遊之舊者也。欲因余文以顯其親于後。余屢辭焉。而不得。故爲之次。論云。蓋君非學者也。而柔良好善。特出于本真。故其所養仁心常勝于義德。而處己與人時有不當于理者。然未嘗失于薄也。蓋孔子所謂苟志於仁矣。無惡也。若君者似之矣。娶王氏。又娶陸氏。子男三人。長曰昭。次曰舒。皆早卒。而其季卽豫也。女二人。長適杲。(杲。杲字。上有脫丈。)孫三人。長曰兌。餘皆尙幼。父億。大父義。曾大父旺。三世者皆不仕云。銘曰。工相方。匠營阡。卜龜長。筮著圓。肇厥居。尙不騫。誌賁之。於萬年。

傅府君墓誌

高郵傅明孺諱常。攝揚州助教瓊之第二子。嘉祐治平間與予同硯席。共敝衣服無憾也。是時明孺尙未

冠子亦年少耳。淮之南。學士大夫。宗安定先生之學。予獨疑焉。及得荆公淮南雜說。與其洪範傳。心獨謂然。于是願掃臨川先生之門。後余見公亦驟見稱獎。語器言道。朝虛而往。暮實而歸。覺平日就師十年。不如從公之一日也。既歸。明孺驚曰。自今事兄矣。豈曰友之云乎。然予亦不自讓也。憇其館累月。食客以予故。日嘗數十人。助教禮數益隆。無倦容厭色。逮予遭遇神考。既躋侍從。而明孺喪親。生事日窘急。不復積精問學矣。雖有良質美意。不能充也。元豐中。過我京師。予勉之曰。夫青出于藍。而青于藍。故學而能過其師者。有矣。昔子質美于予。今更弗如是。不學之過也。明孺嘆曰。老矣。不能復進于此。願教子如公教。且傅氏多隱德。若陰報不昧。後當有興者。請名子與祖。與宗。與嗣。曰。此其所以志也。居久之。予守金陵。過其家。明孺既卒矣。弔其孤而哭焉。見其卒時自爲偈。有風掃落花之語。是亦達者也。享年四十六歲。娶王氏。早卒。其娣沈氏。生三男六女。女四人已嫁。其長婿進士章忱。明孺自擇也。家事賴其經理。頗有緒云。與祖能自樹立。蓋傅氏父子積功累善。其鍾將在于此。明孺以元祐七年四月甲子卒。以紹聖三年四月甲子葬。墓在揚州天長縣亭午鄉。助教之兆云。

卜君墓誌銘

湖州樊澤卜居士者。名之先。字知幾。自號無知子。西河子夏之後也。曾祖漢。祖君寵。父彥忠。居士爲人剛介。不可犯。事親孝。歲時祭祀。思慕輒涕泣。平居清約。喜閒曠。視世味澹如也。出遇勝處。有泉石松竹之秀。一觴一豆。未嘗不竟日。少時頗讀書。知古今。晚更學佛。能以理自廣。談宗旨教相。雖律師禪伯不能屈。享

年七十有五卒時不怛化凝然正坐寔紹聖二年六月丁丑也娶任氏前十年卒四男子謀亦早死彊本端本復本彊本從予遊有志尙與其弟爲學皆甚力四女子適沈達顧庠蔡潯石景禧孫男女十有七人景禧吾甥也彊本吾姊之壻擢進士第今爲潭州右司理參軍越十月墨纒自吳興趨江陰涉海取徑道走海陵乞銘于予且曰祿以逮親爲適今大親已矣願請銘以慰風樹無窮之悲一不從請再再不從請三三不從請四請五期于得請而後已予以故不能違也葬用十有二月乙酉墓在烏程麻谷之原以夫人任氏祔銘曰發爲昭明氣在天蛻爲塵垢魄在泉生必有死自古然兒女變換陵谷遷蜉蝣一日龜千年等歸于盡疇後先妄人剛欲睇神仙黃金難就煙飛鉛蓬萊杳茫風引船善哉居士投真詮能視死生如蛻蟬睥睨麻谷期終焉慙慙自種柏已圓下無螻蟻上無鳶珠璧璀璨星月懸作詩瘞之和之前玉石可輓刀可鮮鸞鷗磨瑩蟾蜍鱗尙茲寶字崇完堅

朱府君墓誌銘

暨水之陽有潛德曰朱君者諱瑩字文玉蓋古人所謂鄉黨自好者也爲善于家養父孝教子義鄉人以爲法熙寧五年卒于十有二月丁酉葬以明年九月丙午其墓在白隔之原王氏塢享年四十有九娶陳氏子三人曰戢曰祺曰佑曾大父綰大父亮父昉三世者皆以農自業而昉敬因果輕財樂施與有善緣率常唱其鄉人君以乏無供其求能不逆其意慶歷中仁宗皇帝以善養天下開設學校申敕學者去浮華而師道盛于東南士子多吳越之秀君于是時知改向而迫迫未遑也以其長子教之曰學吾志也吾

方耕且養。日月數矣。二者不得兼。汝戩其成吾志。戩有懿行。淳淳惟謹。似不能言者。善述君之志。徒步千里。以睇大人君子之游。其淵源蓋遠矣。而與子尤相好也。子雖不及識君。以戩卜之。不問可知爲令人矣。其里人張堅。適道。吾知其論篤者也。今有書其平生之行。來乞予銘。其可不銘哉。銘曰。藏有新宅。墓有新塋。厥初相攸。曰戩是營。戩也永懷。曷畀其寧。敷是幽光。則誌則銘。譬彼長夜。有嘒其星。引而升之。久視益明。

長壽縣太君陳氏墓誌銘

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又有朋友故舊。與其賓客爲之譽歎。故其積善在躬。易以光顯。至于婦人女子。則惟以貞信爲節。又無外事。在深閨隱屏之中。非有純德至善。不能著聞于世。譬如玉煙珠氣。必久而後能見。其潛光養晦。非一日也。幸而得之。可不爲之貴重而愛惜歟。故余每聞女子婦人之志操。而樂爲天下後世道者。以此也。矧若夫人者。潛德隱行。珠圓玉潔。其光美蓋久而著見。是宜貴重而愛惜者也。故與爲銘。夫人世莆陽人。祖諱允。考諱賞。蓋漢陳實。唐陳嶠之後。爲人妻。盡妻道。爲人母。盡母道。良人徐氏子諱某。旣窶且貧。又不幸早世。有子銑。銳。鎰。鐸。并其二女。以委夫人。方茲時。銑纔成童。鐸猶在懷抱。夫人守節不嫁。提攜鞠育。卒能使子立而女行。爲孀遺門戶之法。熙寧中。天子策多士。鐸遂爲第一。而銳亦登科。釋褐同歸。拜夫人堂下。鄉里咨嗟歎息。後十餘年。鐸爲朝奉郎。銳爲奉議郎。于是鐸封夫人壽光縣太君。銳封夫人長壽縣太君。福祿壽考。報如其施。然而夫人衣服雖敝舊。猶服。子以爲言。夫人曰。榮養雖爾。祿



也。知其所愛吝，亦吾福焉。享年七十有五。及見孫十有三人。曾孫一人。元祐二年正月某日，卒于京師。某年某月某日，葬于莆陽某山之原。鐸有學行，六年博士，足不數公卿之門。其言動澹約，尚如布衣時。與余特相好也。而銳在官，聞亦有政績云。銘曰：維性之無愧兮，齋女之所畏兮。匪可畏也，亦可跂也。維命之無憾兮，壽母之所願兮。匪可願也，亦可憲也。

趙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氏趙，嫁鄭氏。夫曰惇儒，字景真，有才氣，丹陽奇男子也。少則卓越，勇于敢言，敢爲世莫能知焉。熙寧中爲鶴州錄事參軍，以死。夫人相參軍，盡妻道，保其子夷甫。夷甫，夷庚及其二女，盡母道。夷甫封州，夷行溫州，軍事惟官。夷庚早卒，女歸楊濟，趙鏞而鏞之室。夫人出也，其撫掩矜憐，與諸子等有鴈鳩均一之風。年六十有六，元豐七年二月甲午卒，十月乙酉葬穴在丹徒石馬山。參軍之兆，王父父，累贈都官郎中。父鼎，虞部員外郎，累贈工部尚書。夷行有志行，其在貧如客，事夫人能盡其孝道。銘曰：北一爲丘。(案)此句原本無一字。

長樂郡君賀氏墓誌銘

夫人蘇州吳縣居士賀傲之子，唐秘書監知章之後也。爲兒時不類諸女，嘗遇相者曰：女有角犀，貴人也。居士陰奇之，以歸。今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是時正議尚布衣，夫人纔二十矣。齊德合善，一家之人以爲宜。未幾，正議以文行中甲科，稍登顯仕，知南康軍。兩親尚無恙，夫人承其適，設酒醴，從正議鴈行前，爲壽能

得其歡心。逮其亡也。葬祭之。皆如禮。平居性甚約。瑱象之飾。不隨時好。輒變易。正議之爲廣州也。夫人曰。南海珠貝。百貨之府。廉吏至此。往往以家自累。失其趨操。吾夫庶幾有終始者。乃飭家人水火不交于民。久之。正議治成。上嘉之。自光祿卿。遷諫議大夫。賜紫。再留。及其去。囊中蕭然。如迎日。其清如此。蓋夫人之助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長樂郡君。元豐六年。七月辛亥。以疾卒。疾甚。不怛亂。盡施奩中物。市田贍其墳之寺。歲以度僧一人。越明年三月壬寅。葬墳在桃花之塢。子十有一人。寬少登科。十年不仕。有大志。明當世之務。上卽位。詔求直言。獻書辭數萬。考在第一。未及用。與其弟七人皆早卒。惟三子在。容。開封府陽武縣丞。宏。眞州軍事推官。視貴高意氣不少貶。稱其家兒也。純叟。承務郎。尙幼。女二人。長適郊社齋郎郭鈞。次適潁昌府長杜縣令陳廓。孫男女十有二人。嘉祐中。余以童子從呂宏學。適連居士之牆。呂嘗指居士曰。吾里程侯。與是翁。咸有吉德。號吳中二善。是皆宜有後者。程今有子。賀有女配焉。天之報施。將在于此。後二十餘年。正議以給事中。集賢殿修撰。代今少保趙公爲會稽守。余其邦人也。始識二公。退聞父老歌。其政化有雙燭之諺。蓋少保以慈。正議稍濟以義。而州皆治。皆繪像祠之。旣聞夫人家政之善。雞鳴而興。朝其妾婦。有君臣之嚴。與正議終日。莊語如賓。未始壞坐也。門內之治。與門外爭肅。及正議罷青州。謝其政而歸。爲第于畫錦坊。甲鄉里。夫婦白首同堂。族媼慶賀。歲時以百數。爛然盈門。觀者歎息。福祿壽考。實受成報。于是呂之言驗矣。銘曰。無善不報。報無常所。程則在子。賀鍾之女。有培爾華。爾果則碩。二姓侯與。恂善之力。言告而鄉。而黨而族。自考徂祖。尙鴻厥福。

會稽縣君吳氏墓誌銘

朝奉大夫陸公佖。有夫人曰吳氏。龍泉人。殿中丞穀之女。于佖。皇考爲冢婦。于佖爲正媵。在父母家。事親孝。自家而出。資以爲婦。而順以之爲媵。而恭。大夫窶且貧。夫人能以有無相補。祭祀賓客。饜竈有容。不譁。而具。豆豐俎碩。人往往誤意室中之藏。建中靖國元年。十月甲子卒。如寓得歸。脫然就駕。蓋學佛之力然。夫如喪良朋友。子如失嚴師傅。垂髻之孫。戴白之婢。哭之如哭其母。享年六十有四。封君仁和會稽之邑。子表民。榮州司理參軍。充都大提舉。汴河堤岸司。勾當公事。長民。太廟齋郎。三女子。適進士王珙。試太學正。吳孝能。承事郎。僉書漢陽軍判官廳公事。周熊。孫女三人。男一人。紹兒。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之原。銘曰。水歸其壑。土反其宅。乃今息已久矣。其爲客。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太君建陽人。吳氏之幼女。陸氏之長婦。父尙書職方員外郎。諱植。夫尙書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諱軫。夫人二十爲母。有母道。三十爲姑。有姑道。四十有九而老。八十有六而卒。累封仁壽縣太君。及見曾孫。娶妻生子。于婦爲曾祖姑。于孫爲高祖母。平居視聽不衰。心志不耗。飲食不哽不噎。四德修而五福備。諫議學道。鍊丹辟穀。而夫人學佛。雞初鳴。起誦經。至日旰乃已。蓋更數十寒暑。精進如一日也。元祐六年八月辛卯。以疾卒。明年十有一月壬辰葬。其墓在上龜山。望諫議墳百許步。男琪。袁州萬載縣令。珪。國子博士。女適內藏庫使牛沿。尙書虞部郎中楊沆。皇城使王從伾。孫儼。宿州符離縣主簿。佖。右朝奉郎通

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仲、鹽官縣令、孫女一人、曾孫男女二十九人、玄孫四人、夫人男女皆已先卒、孫儼、俾、亦亡矣、今承重者、佖也、佃爲之銘、銘曰、以孝爲慈、以悌爲友、義以爲榮、仁以爲壽、凡百爲女、爲婦、姑、母、曰、求爾法、我家則有。

###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越州蕭然山人三司鹽鐵判官王公諱絲之女、袁州萬載縣令陸公諱琪之妻、于先祖爲冢婦、于先考爲巨嫂、君姑吳氏、今爲仁壽縣太君、元祐元年、仁壽之壽八十、夫人七十、婦姑同堂、爲歲百有五十、一門之內、實具五世、鄉人歲時窺園、見高曾二祖姑、映花微步、曾玄隨之、龍眉翠髮、超然塵外、以諫議家真神仙也、諫議學道、鍊丹辟穀、陰功著在人間、明年佃迎仁壽始來京師、耳目聰明、尙能貫針、審聞細語、如平時、又明年、夫人亦隨子之鹽官官舍、居無何、夫人得疾、十有二月甲子、遂至大故、報書至、仁壽哭之慟、且曰、死生安可期、吾耄矣、豈知反哭者爾也、傳曰、父不喪子、兄不喪弟、此和之極也、頃以爲然、今徒虛語爾、夫人爲家有統紀、執術不煩、薰然孝慈、而衆行從之、故其卒也、側臥而蛻、如佛所謂吉祥睡者、二男、長曰儼、宿州符離縣主簿、次曰仲、杭州鹽官縣令、女嫁進士石徽之、孫男女十有二人、今在者八人、字、郊、社、齋、郎、宏、完、察、實、季、女、泰、女、六、皆、尙、幼、又、明年甲子、合葬夫人、謝野萬載之墓、儼、仲、事、夫人、皆、孝、謹、而、儼、不、幸、早、世、今、能、送、終、者、仲、也、銘曰、藏于斯、慕于斯、以昌其後于斯。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其姓。密人也。曾王父、王父、曰澣、曰仲卿、曰度、澣、尚書駕部員外郎、仲卿、太子左贊善大夫、度、太常博士、夫人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嫁爲東氏冢婦、天資仁儉、能安東氏之貧、不以衆多爲侈、內自宗族、外逮婚姻、下至侍兒婢子、牛馬之走、稱其淑德懿行、同然一辭、故能以禮贊其夫、以義成其子、夫稱老成、子云令器、平居有遠慮達識、惡阿諛、喜忠鯁、胸中白黑明甚、聞士大夫賢否、必曰某某可親、某某可遠、後成敗當如是、後信如是也、夫正卿、今爲朝散郎、通判邢州、子長孺、朝孺、朝孺亦有美才、不幸早喪、長孺、今爲涇州錄事參軍、蔡州州學教授、二女子、長適進士姜規、卒、季適進士徐驥、孫二人、毅、毅、孫女三人、長適進士李翰、仲季在室、夫人封壽安縣君、春秋六十有八、元符二年、以九月甲子卒、以十有一月甲子葬、葬在鄆州某所皇姑之墓次、方夫人疾時、長孺侍、加一飯、損一衣、皆脫然小愈、居無何、長孺被檄西京考試、規免焉而不得、在試闈中、母子精誠相通、發于夢寐、長孺曰、懷歸私恩也、靡盬公義也、君子不以義妨恩、今事有甚迫、情有至極、我其歸哉、于是請急兼道而歸、夫人見其歸、失喜、噎嘔、爲之力進粥藥、嗚呼、人誰不死、有子如是、雖死可以無憾矣、銘曰、斯人也、而至斯也、卽歸咎有所可勝責耶、

壽安縣君張氏墓誌銘

朝請大夫、提舉三門白波叢、連、褚侯之室、壽安縣君者、張諱隱之女也、元豐三年、閏九月朔、以疾卒于夫之官舍、嗒然坐逝、無所畏怖、蓋夫人旦輒蔬食、讀西方之書、見其理、前此一日、筆句偈于金榜之上、以謂

佛須心解。而經不必多讀。其蛻于腐餘如此。竊觀世之妄人。酣于世味。如醉者之魘。以履易真。雖警不寤者。衆矣。而夫人之寐。何其易。但稽沸之力。是豈不足爲多耶。春秋六十有七。律已清約。主褚氏祀四十五年。考其所以勵相大夫。字其子孫。友其娣姒。臣其僕妾。可以爲法則。三男子。唐輔。唐彥。應進士舉。學行甚修。唐輔登第。今爲處州青田令。幼曰淮兒。三女子。其長早卒。一嫁進士丁趾。一嫁進士王然。大夫名理。所至有愷悌之政。與予俱越人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夫人某縣某山之原。乃來速銘。銘曰。生也有誥。以錦韜軸。死也有銘。以蟾瑒玉。誥傳之家。銘闕之穴。嗚呼夫人。茲謂不滅。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王氏者。諸暨同里俞君諱擇之室。擇居鄉。主忠信。讀書略通大旨。夫人齊之。爲婦若母若。爲威姑。皆有賢行。其言之出。又多顧禮不妄。與上言言慈。與下言言孝。故其言行之修。以積久化其子孫。施及鄰里。鄉黨而義安之間。女愉愉。婦姑無勃礫者。君子曰。玉在山而木潤。其信矣。夫人春秋七十。生堅。稔。確。磷。砥。礪。六子。子又生方。亢。彥。燮。竟。京。哀。交。永。云。褒。十二孫。孫又生曾孫。三男。二女子。稔。與其父皆早卒。夫人宅孀。遂專家政。維子若孫。各付之職。曰。確。汝其營花山之業。曰。磷。汝爲產中浦。曰。砥。汝爲產白門。曰。堅。汝爲鼻子。其總綱領。無遠吾側。曰。礪。汝與孫方。亢。彥。游學四方。維其所之。以昌而家。方茲時。子孫旺長。爭迪茲訓。俞氏遂爲望族。熙寧九年。先考棄諸孤。尸仙濠上。某也。抱鉅瘡之至痛。迎棺東歸。卜塋寶峯之南。蕭然故廬。寢苦侍盡。夫人高吾義。遣方買鄰以居。曰。是其諫議陰德之後。克紹其門者。又嘗問道真儒。盍往

歸焉。方從子游爲學。知所先後。蓋將求心之解。非若淺丈夫汲汲于外。以睇世利而已。夫人頗奇之。撫愛異甚。視其所愛。又有以知夫人也。元豐三年。以七月己巳卒。以閏九月壬辰葬。墓在潘塢東山。其夫之兆。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銘曰。婦也琴好。夫雉之剛。克成厥家。在暨之陽。善不于躬。亦于其鄉。有嶮斯石。尙賁幽堂。

壽安縣君王氏墓誌銘

江淮荆湖兩浙制置發運使、少府監、廣陵孫君之夫人、壽安縣君、太原王氏。其自滄州之清池徙河南。世有顯人。太府卿諱某者。皇曾祖也。庫部員外郎、贈禮部侍郎、諱某者。皇祖也。屯田郎中、贈吏部侍郎、諱某者。皇考也。至夫人諸兄。亦皆爲郎尙書。而多以材藝稱當世。夫人好讀書。善爲詩。靜專而能謀。勤約以有禮。吏部君愛之。而尤以擇所嫁。于是少府君爲大理評事簽書、淮南節度判官廳公事。以夫人歸焉。皇姑曰。自是兒有婦。內外族人加親。而吾食寢甘焉。少府君材能爲朝廷所信。以至休顯。其盡心外事。不以家爲恤者。以夫人爲之內也。嘉祐四年某月某甲子。夫人卒。年五十三。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揚州之天長縣博陵鄉。皇姑□兆。子男二人。某某。女六人。一嫁蘇州節度推官毗陵張誨。一尙幼。四先夫人卒。銘曰。竭竭少府。有儀有聲。誰相其祔。以迄休成。維王淑女。順婦慈母。內諧尊卑。燕及婚友。錦韜象軸。告命之華。序章爵邑。維榮有家。方大弗祿。以宜寵服。嗚呼其徂。葬有吉卜。

王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衢州王某之女。鄭君諱某之妻。有女德婦道。居家以慈孝聞。生七子。襄、卞、亶、褒、衰、云、方。襄嘗預計偕而褒云。遊吾門。其文行皆可喜。而云從予最久。愛其進學駸駸如驟。有足以起予者。元豐二年。佃承乏資。善招之使遊闕下。夫人喜甚。眷眷問云。行期日。吾老矣。豈不欲汝長在目前。顧爾就師學有所進。雖隔千里。聲問時至。猶警咳吾側也。苟爲索居。問學彫落。雖不出戶庭。溫席清枕。視寒煖之節。豈吾所樂哉。自云之西。夫人常秉香火。以祁予壽。蓋其嚮仰之風如此。明年三月十有一日。朝步庭下。猶折花引孫爲戲。晝得暴疾。將逝。無所怛惑。徐曰。云獨不覩吾化。然其師學得地。吾與兒雖永訣。皆可無憾也。享年六十有六。孫男十四人。孫女十九人。曾孫男女三人。卜以其年九月朔。祔于北郭龍塘西園。其夫之墓。噫。夫人之達。雖能以義自廣。可謂賢矣。而云之抱痛未易忘也。讀書甚苦。斗升之祿未始云獲。東歸逮門。而夫人既死。蓋棺久矣。嘗聞其鄉里。晉王質者。小停石室。視二童子。棊甫終。質起。顧斧柯爛盡。既歸。無復時人。以云觀之。挾策讀書。歸失所恃。故吾浪在。而昔歡非矣。悵然四顧。徒見山高而水深。與某之換世。其有辨乎。其無辨乎。嗚呼。去劫易盡。此痛無窮。是誠難忘者也。然則不銘何以慰云之思。竊觀周衰。變風作。而泉水載馳之詩。出于婦人。其言之美。雖當時縉紳先生。不能二也。每恨後世一盛一衰。中間嘗更平治。而婦人女子。何以理爲循者少。而悻悻者多也。宋興。祖宗造邦。戡定以武。真宗仁英。休養生息。其仁如天。而德澤有衍矣。聖上收之日。趣堅成。以躋禮樂。譬如五天更王。木敷金斂。纁夏玄冬。各以其序至。而萬物竝遂。方茲時。天下奇男子。往往間出。獨淑婦者。猶寂寞而罕聞。及得云母所爲。乃知德化之美。有二南之風。其在下州。



僻陋之邦。賢若夫人者。有矣。予獨不能盡知也。銘曰。鴈鳩平均。仁七子兮。六子在榛。其一西飛。路遠翎短。不能過歸。旋失所哺。其鳴孔悲。幽幽故山。舟壑潛移。城郭雖是。而人也非。嗚呼已矣。矢此銘詩。

# 陶山集卷十六

## 誌銘

### 盛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盛氏。和州人。生數歲。工部侍郎李公虛己育之。及長。李公季女歸于山陰尚書屯田傅郎中瑩。夫人往媵焉。夫人婉婉聽從。不事華靡。而居家忠能動其上。恕能化其下。一家慕之。李早世。傅公再娶謝氏。號永安縣君。夫人移所以事李者。事之。永安歸寧。嘗與夫人偕。而陽夏公絳歎其詳淑。至引其賢以訓飭左右。且謂傅公曰。家有三美。主君仁明。而其妻良。而娣又良也。今之學士大夫。罕得而兼焉。惟公得之全。傅氏其殆興乎。生二男。一女。曰傅師。傅中。女適鎮江軍節度推官王淵。孫男四人。廉卿。溫卿。毅卿。愿卿。孫女一。皆幼。傅師。傅中。有文行。應進士。更爲舉首。安貧樂義。蕭然隘巷。而弦歌之聲弗輟也。夫人恃之。樂以忘憂。嘗曰。吾觀世人。金多鼠壤。有餘肉。而往往兄與弟鬩。子與母鬩。雖享三牲。不下咽矣。以彼易此。吾弗許也。蓋其母子之賢如此。後寢疾。醫來輒命遣之。曰。弗活矣。靈丹不能起無命。雖欲救。曷濟也。享年七十有一。以熙寧十年七月壬戌卒。以元豐元年五月壬午葬。其墓在會稽五雲之鄉。將葬。傅師。傅中。以施君溼狀請銘。銘曰。死其散耶。生其聚耶。天壽其專于數耶。疇斡旋是。疇佛仔肩而行是。夢者爲覺乎。覺者爲

夢乎。夫人知哉。杳難問歟。嗚呼已矣。燕此新居。

鮑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溫州永嘉人。出鮑氏。歸侯氏。太常少卿諱軻之女。尙書屯田郎中諱正臣之妻。天性警悟。所習無不工。早失母。而祖夫人春秋已高。諸弟尙幼。夫人事大母如母。處家事悉有倫。少卿尤鍾愛。既嫁。事姑如大母。雞鳴而起。率至夜分就寢。姑意有所欲。未及言。夫人輒先意而至。平居于財無所愛吝。以資奩嫁族中女數人。晚年自奉益簡儉。視世味甚薄。每晨興。惟誦佛書。雖久弗懈。病且革。合掌焚香。稱諸佛名號。乃卒。寔元祐七年十月甲子也。享年六十有九。累封仁壽縣太君。將以明年十月甲子。卽郎中墓而合葬之。在杭南陽驍龍山。子需。早亡。臨。右宣德郎。開決二浙積水。渙蘇州長洲縣丞。觀。舉進士。兩至禮部。壻溫州進士張存南。劔州順昌縣令張拊。安州錄事參軍。監杭州鹽官縣鹽監。郭汝嘉。右朝散郎。知隴州。趙亢。婺州觀察。推官張伯昌。孫男女十有四人。臨。非夫人出。而夫人撫揜之如同居。莫知其異出也。臨亦篤于孝。敬事夫人。與他子等。每夫人疾病。皆不出臥內。殆廢寢食。母子之間。慈孝兼至。人莫不以爲難。夫人獨曰。慈孝相應之行爾。此以慈往。則彼以孝至。亦報施之道。自然之理也。臨當官強敏。兼之威惠。嘗爲剡宰。剡人至今思之。又嘗爲信守。信人思之如刻。蓋良吏也。二弟亦佳士。余爲給事中。嘗薦臨。宜備朝廷器使。今臨歷任寔顯。名卿巨人。雖多知之。然皆莫余先也。銘曰。嗚呼仁壽。而受斯邑。仁則是矣。壽止于斯耶。

仁壽縣君鮑氏墓誌銘

夫人姓鮑氏。開封人。幼有至性。五歲侍母病。不解衣下榻。族人奇之。及笄。父從周。以歸直翰林醫官院張君昭式。逮事舅姑。其孝不衰焉。爲人恭儉。衣服帷帟之具。取潔而已。熙寧九年。以慶壽殿推恩。賜冠帔。後四年。封君于仁壽縣。及後五年二月戊寅。以疾卒。生五男三女子。二已嫁。男曰應年。早世。其次博古。好古信古。知古。好古今。爲翰林院醫官。以方術世其家。博古爲進士。學有根本。屢試禮部。能不以科舉爲意。從余遊。蓋久。嘗得遺金。輒訪遺者還之。余每歎其行。而今紫微蘇公。亦以辭學稱之。曰。是必能大其門者也。信古娶竇氏。亦有孝行。方夫人病。刲股者再焉。由子若婦觀之。則夫人之母道。及其爲姑。可知矣。故與爲銘。使概見後世。且祔赤蒼其夫之墓。寔元祐元年五月二十八日也。享年五十有一。銘曰。得封以夫。得銘以子。匪耀其生。亦光其死。

### 壽昌縣君陸氏墓誌銘

夫人壽昌縣君、吏部郎中、直昭文館陸公諱軫之女。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婦。二公者。信道深篤。爲宋醇儒。在真宗仁宗時。遂巡內官。有靜退君子之風。而其意嚮莫逆也。于是遂爲婚姻。夫人習于兩家之善。女德婦道。咸應禮法。家人宜之。方斯時。舅沒姑老。蓋內政屬焉。而閨門諧嬉。姑從婦聽。薰然慈仁。翁翁一堂之上。而使人之閱也。消可謂賢也已矣。熙寧九年二月初七日。以疾卒于蘇州。享年五十有一。三男子曰上卿、信州上饒縣尉。曰客卿、舉進士。曰列卿、尚幼。六女子。長適睦州桐廬縣主簿程容。次適婺州永康縣主簿吳師復。次適試祕書省校書郎程宏。餘在室。卜以元豐元年二月十六日。葬于蘇

州吳縣長洲鄉官山龍師塢。祈其夫虞部郎中諱沈之墓。上卿以銘屬我。夫人吾姑也。知其偉懿爲詳。莫某若者。然則非某。其執宜銘。銘曰。以所願乎下。上以嬪乎姑。以所治乎內。外以媛其夫。春秋承祀。蘋藻靜嘉。莞之湘之。薦徹不譁。示我靈儀。克堪厥家。猗歟夫人。特女法耶。

蔣氏夫人墓誌銘

金壇蔣氏者。其父諱郢。春秋七十又五。元豐三年。以季夏癸丑卒。以季冬庚申葬。墓在登龍之鄉。其夫穎川府君積中之兆。男四人。孟曰獻臣。次衰。次亢。次京。孫男七人。孟曰廓。次度。次庶。次廣。獻臣早卒。其三孫未名。女五人。孫女五人。曾孫男女五人。夫人立德不驕。不吝。無所專妒。資于事父。以事舅。而舅曰尊我。資于事母。以事姑。而姑曰親我。又能以義相其夫。以仁道其子。舅姑旣沒。府君實賴夫人經理其家。蓋事常豫立。問奴以耕。而非春鳴之所驚。問婢以織。而非秋葢之所促。卒以積日累勞。殖陳氏之宗。其後府君棄世。夫人春秋高矣。方茲時。亢耕。堯學。廓度。庶廣。亦舉進士。已而廓度相躡登科。朱丹其門。實游吾館。廓頗樸茂。度也。翹俊可喜。釋褐東歸。拜伏堂上。夫人蓬然白髮。玉雲可鑒。視二孫之立。青袍凌草。邑閭榮之。熙寧歲在單闕。勾吳大饑。夫人令子爲食于路。與里之飢者。又墮其地。以掩暴幣。數千百人。君子聞之。不多其子。而多其母也。廓今爲江寧府句容縣主簿。度試祕書省校書郎。齋戒授書。以狀乞銘于予。且曰。吾母生于遐方。晦里。無爵位名號。光顯以死。當得君言。以信于後。余悲其意。不得而違也。銘曰。婉婉玉女。姤我金夫。媿德合善。以同而車。克生孫子。珠璣在庭。勿憚勿投。慎垂之旌。庶幾有僞。以妥厥靈。

孫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孫氏。蓋淮之南賢女子。擇對不嫁。至年二十五而歸喬氏。嘉祐中。卜鄰而處。在高郵玉女鍊丹井。少東數十步。御家有常德。推以孝慈而百善備。平居言行。皆可從迹。自其爲婦。訖于爲母。家人欲指其過。而不得。又少崇佛甚謹。雖白首猶躬自滌濯。具香火。然非有所怖而求福也。皇考諱護。子曰執中。師中。執中。今爲尙書吏部郎中。師中。郊社齋郎。吏部。篤厚君子也。郊社亦良士。乃子布衣時師友。實聞夫人之行。舊矣。距今閱二紀。而夫人年八十有七。見子有孫。孫又有子。醇德美道。與年俱尊。其惠澤。不獨成其子之賢。而又以其餘。善其宗族鄉黨。豈所謂河潤九里。珠生淵而崖不枯者耶。吏部既貴。夫人四受封邑。元祐二年正月某日。以壽安縣太君。卒于京師。二月某日。其孤泣血徒跣。扶其柩歸葬于揚州。三月某日。遂祔其夫光祿寺丞諱某之墓。銘曰。爲女斯女。爲婦斯婦。有婦而姑。如其爲母。誰畫之圖。後書之史。曰求女法。將在于此。

陳留郡夫人邊氏墓誌銘

故觀文殿學士孫威敏公夫人邊氏者。其先楚邱人。祖諱肅。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考諱調。兵部郎中。贈開府儀同三司。夫人十有七歲。歸威敏。是時公爲秘書丞。監高郵軍酒。明道二年。以南郊恩。封金城縣君。明年公爲監察御史裏行。未幾。以言事謫監永州酒。夫人方歸寧。報至。家人皆驚惻。以航重湖爲唁。夫人獨慨然曰。丈夫爲國。以忠義得罪。無所愧恨。重湖雖險。安之若命可也。慶曆八年。公爲龍圖閣直學士。

環慶路經略安撫使、知慶州、以南郊恩進封仁壽郡君。皇祐四年，廣源蠻儂智高反，據邕州，朝廷倚公討賊，乃除廣南東西路經略安撫使，公以任重，嘗退朝深念，夫人輒請公曰：曷念之深也？如聞河陝之間，騎卒精銳，宜若可使者，適與公意合，遂請以從。厥後破賊卒，以騎勝，公還，上乃特賜夫人冠帔，明年，公爲樞密副使，進封陳留郡夫人。夫人曰：公在西樞，我從公貴，而吾母尙未命，願以今恩施及幽窆，可乎？公爲言之，于是追封溫氏旌德縣太君。後公謝事，居符離，以真自適，與世淡若無意，家事無大小，決于夫人，公自以不變而內外之姻至，所以應之，皆顧禮。公薨，未始少惰，蓋十有六年如公之存一日也。先是公考妣葬蘭亭，旣其地置寺，賜名資慶，顯尊禪院，因以私田二千餘畝贍其僧，及公從葬，夫人又令葺其宰上歲益以山陰之田四頃，由是孫氏之阡長以完善。夫人吾從母也，有才智，持家頗嚴甚，遇事以理取勝，雖公不能無屈，亦天下奇女子也。一男之敏，承事郎，年少耳見義，輒爲善與人交，重然諾，有威敏之風，實能祇事夫人，諧之以孝，然其鞠養成就，至于如此，蓋夫人之德也。三女子，長適朝散郎胡宗堯，次適太子中舍蘇炳，次適高東轉運判官奉議郎莊公岳，其適宗堯、公岳者，皆已亡。夫人春秋六十有五，元豐四年六月六日，以疾卒，之敏將以某月某日葬，附公之墓，乃來速銘，銘曰：夫人之才，威敏是資，惜也。女子而止于斯，克紹厥家，一子而足，彼雖多子，有不能續，作此新銘，載以吉玉。

## 墓表

沈君墓表

居士諱銳。字蓄之。其先吳興人。仕錢氏。及倣納土。遂遷桐川。因家焉。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皆不仕。桐川之沈。分散扶疎。至居士蓋四世矣。居士少尙氣節。博讀子史百家之言。雖星經卜志。無所不習。晚學佛書。解其理。喜爲詩文。善飲酒。與賓客燕私談笑。每終日忘其力之憊也。出入閭巷。里人目而敬之。春秋六十有二。卒于熙寧六年。十有二月丙戌。以八年八月乙酉葬。其墓在廣德鄉義和里。丹井山先塋之側。未卒兩月。嘗語人曰。人生一世。如夜托逆旅。方六七十。則雞唱之時也。睡餘飛夢。不旋頃而覺。則又行而之彼矣。因賦詩以道前意。子三人。曰某。曰憑。曰某。憑賜同進士出身。女三人。已嫁皆先居士卒。桐川之俗。初不趨學。讀書者輒笑之。居士獨使憑學。憑有文行。吾遊之賢者也。治平三年。今大丞相王公守金陵。以緒餘成學者。而某也。實竝羣英之遊。方是時。初識憑面。愛其平粹無礙。與之交。淡然已成故。固已卜知居士矣。其後遂爲同年之友。憑遂起家。而華其鄉里。然人不多憑之能。慰其父。而多居士之善教子也。夫人某氏。亦有懿行。孝于舅姑。友于娣姒。善相其夫。而母三男三女。以慈。後居士六月。亦卒。

貴谿縣丞程君天民墓表

尙書都官郎中程公諱迪。有子曰天民。字行可。未冠舉進士。中甲科。後二年始應銓格。進所撰詩書。論以洪州司法參軍。充相州州學教授。遷瀛州防禦推官。知衢州西安縣事。充饒州州學教授。丁外艱。服除。調信州貴谿縣丞。以疾卒于智亭。寔元豐九年正月十三日也。享年三十二。葬以八月二十四日。墓在其鄉。



三衢雲臺大澳之原。君幼則聰敏。不好兒弄。日誦數千言。成童屬文。操紙立就。及出仕宦。恂恂一年少爾。然爲學官。有師法。爲縣。有吏治。熙寧中。予暨行可嘗試開封進士。是時神考相。王文公作成治法。初以經術造士。其被命考校者。至數十人。稱一時之選。余于其間。愛行可受才俊邁。而造行粹良。竊謂異時。當爲國器。卽今雖未備成。蓋詩所謂金玉其相者也。傳曰。金錫鍊而精。琮璧性有質。此衛武公得數九十有五。更事閱理。既老而益精。故詩人歌之。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嗟乎。行可雖受道之質。可謂美矣。然閱世未久。不幸短命以死。誠使黃髮兒齒。台背。如古之人。其所至豈易量哉。有文集若干卷。亦可以觀其志也。夫人。尙書左丞鄧公諱潤甫之女。生男曰俱。今爲假承務郎。女二人。適太廟齋郎樓彥升。婺東陽縣主簿朱相。俱能自樹立。甚似行可。其續大前人之光。將在于此。故樂爲之道。使歸揭石焉。

## 朝請大夫鄭公墓表

公姓鄭氏。名惇忠。字景孚。其先陳留人。今徙潤州丹徒。皇考諱向。在眞宗時。試禮部。賦政本于天。爲第一。有露洒慈愛。霜嚴典彙之語。都人至以書錦屏。執扇而四方學者。競傳誦之。一時聲名藉甚。及廷試。遂中甲科。家藏書萬餘卷。攷其平生趣操。蓋清慎君子也。官至尙書兵部郎中。職至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公天聖十年。始以皇考奏補守將作監主簿。五遷太子中舍。賜緋章服。又五遷尙書比部郎中。會更官制。改授朝請大夫。賜紫章服。歷監潤州。台州。滁州。三商稅務。知明州。奉化。湖州。歸安。洋州。西鄉。三縣。通判衢州。又通判沂州。知筠州。遂致仕。公爲人有美質。粹然天成。見之使人愛慕。殆詩所謂溫其如玉者也。夫人

何氏尙書職方郎中。知止之女。亦有賢行。初封孝義縣君。再封仁和熙寧中。佃娶夫人長女。居公之家久。見公爲政。篤于惠愛。如其名。而夫人孝義仁和。如其號。常譽嘆之不足。已而宦學往來。鶉居無常處。率五六年一相值。迨今更數十寒暑。蓋再見而無夫人。又一見而無公矣。嗚呼。生者逆旅也。豈不信哉。夫人以元豐六年正月丁亥卒。年五十七。公以元祐二年六月乙酉卒。年六十一。合葬黃州黃岡縣永安鄉之原。歲在大荒落。月在丙日丙辰也。二男子。夷逸。黃州司理參軍。夷道。太廟齋郎。四女子。壻曰瀛洲防禦推官周壽。歙州軍事判官沈疎。右班殿直曹彥輔。其一。卽佃也。孫男四人。皆尙幼。竊嘗聞之。死而不亡者壽。蓋非聲名之炳事也。然世之人才。共以此爲不泯。故佃載公暨夫人之迹。使葬而揭之石。且告後世焉。亦得而已也。

## 行狀

### 周氏夫人行狀

夫人周氏。越州山陰人。初事府君。年二十有六矣。天性勤儉。不務華飾。奉嫡夫人孫氏。能以禮。不以府君之愛。輒懈也。嫡夫人久而愛之。屬以內事。康定中。傅氏之族。蕃衍日大。而府君以不足于養爲憂。去城之東湖。得童山廢田百頃。又得浪港廢陂數百畝。府君以千金易之。曰。田將種之。粳稌。而陂將養之。芻葦也。願諸子尙幼。又欲令力學以世其家。問誰可主者。意在夫人。而夫人承其意。府君喜曰。汝才。真可以此付

也。故常往來童山，獨爲捉其大要，而以其節目任之。凡所以更革而新之者，出于夫人之謀。十三、四也。居久之，生事就緒，歲有餘入，而府君無內顧之憂者，實夫人之助也。慶歷中，嫡夫人卒，皇祐中，府君卒，夫人尙居山中，又十餘年，迨族人析生，夫人已白首矣。始歸于家，謝去生事，而誦浮圖之書，以永日。生子二人，長璟，舉進士，次琬，早亡。常謂二子曰：「吾所以望汝者，不在于應舉覓官，在于力學以爲善士，不爲鄉人之所輕，則吾志足矣。」二子就學，夫人出奩中物供其求，無秋毫愛也。將卒，雖衣衾有所不完，而未嘗介意。璟尙古喜學，與其從兄稱于鄉里。號諸傅云：「而今右正言直集賢院孫公，愛其文行，以其子妻之，則其母之所存可知也。」享年六十有五，卒于熙寧三年十二月初六日。

邊氏夫人行狀

〔原註〕借襲深之符制名撰。

夫人楚邱人，兵部郎中樞密直學士贈兵部侍郎、邊公諱肅之孫。兵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諱調之女。吏部郎中直昭文館贈諫議大夫陸公諱軫之婦。國子博士贈正議大夫諱珪之妻。初諫議在三司，爲鹽鐵判官，得疾危，懼子弟幼，家人惶擾，不知所爲。儀同至誠惻怛，躬率國醫治之，日三候門，恩義甚篤。吏部旣愈，以故願通婚姻。夫人十五而嫁，十六而字，子薰然，孝慈族中，老婦壯母，自以爲不及。平居自奉儉薄，不服犀玉珠貝之飾，不好出入遊觀，所至官舍，未嘗臨御，窻有池臺花木之勝，雖近不覲。若汝陰所謂西湖、南陽百花洲、金陵小金山，皆天下名園，去州宅纔跬步，子孫強之，爲一至而止。日常焚香誦經，持念諸佛名號，數珠爲屢絕，其婉婉聽從，出于天性，非有保阿、傅姆、珩璜、琺瑯，如古也。而言應詩禮，行中圖史。

爲諸女法。人以爲難。生四男子。倂右朝奉郎通判楚州。佃左朝奉大夫龍圖閣待制。知江寧府。傳左奉議郎。僉書鎮東軍節度判官廳公事。倚杭州餘杭縣尉。孫十有三人。表民長民。一夔師稷。師契師益。舉進士官。字右承務郎。守宰。寔宥。遂尙幼。孫女十人。四人已嫁。堦曰鄉貢進士王琪。瀛州防禦推官。知婺州浦江縣。吳孝能。左宣德郎。知開封府封邱縣。周邦式。池州司理參軍。李知剛。曾孫男女四人。景德中。契丹犯澶淵。侍郎是時守邢州。詔聽棄城。以便宜從事。侍郎匿詔書。閉門拒敵。全活數十萬人。河朔父老尙能言之。今夫人白首。孫曾滿前。有笄有冠。亦有攜抱。壽考光大。克享備福。蓋邢州陰德積累之厚。實在于此。累封永嘉郡太君。元祐八年二月八日卒。疾亟。子孫涕泣。問所欲言者。夫人曰。吾平生方寸不昧神天。雖使僕妾常加假借。至于貓狗。未嘗妄叱也。自視無罪悔。又姊妹間。吾壽最高。子孫最盛大。豈復有所言哉。矧今往生鄧氏矣。亦樂處也。毋用修營佛事。享年六十有九。諸孤下以十月二日合葬寶峯山。正議之墓原。深之與夫人諸子遊。〔案〕此句原本脫深之二字。據此文。係借襲深之名撰。則此處應有此二字。今增入。于待制嘗同寮。尤相好也。審聞夫人家行之美。姑次第之。以俟當世法言之君子誌焉。而納之墓。

